

世说新语补





世說新語補卷第十一

品藻下

明帝問謝鯤君自謂何如庾亮答曰端委廟堂

使百僚準則臣不如亮一邱一壑自謂過之鄧粲

晉紀曰鯤與王澄之徒慕竹林諸人散首披髮裸袒箕踞謂之八達故隣家之女折其兩齒世

為謠曰任達不已幼輿折齒鯤有勝情遠概為朝廷之望故時以庾亮方焉

世論溫太真是過江第二流之高者時名輩共

說人物第一將盡之間溫常失色溫氏譜序曰晉大夫郤至

封於溫子孫因氏居太原祁縣為郡著姓

世說新語補卷第十一 一 世說新語補

支道林目會稽王有遠體而無遠神簡文初封會稽王

或問江左諸人優劣顏光祿曰周伯仁之正鄧

伯道之清卞望之之節餘則吾不知

王丞相辟王藍田為掾庾公問丞相藍田何似

王曰真獨簡貴不減父祖然曠澹處故當不如

爾日始學限田不減家一節

或問林公司州何如二謝林公曰故當攀安提

萬王胡之別傳曰胡之好談諧善屬文辭為當世所重

孫興公許元度皆一時名流或重許高情則鄙

孫穢行或愛孫才藻而無取於許續晉陽秋曰

而誕縱多穢行時人鄙之

王孝伯道謝公濃至又曰長史虛劉尹秀謝公

融請條暢也

王孝伯問謝公林公何如右軍謝曰右軍勝林

公林公在司州前亦貴徹不言若羲之而言勝胡之

庾道季云思理倫和吾愧康伯志力彊正吾愧

文度自此以還吾皆百之

世目殷中軍思緯淹通比羊叔子羊祜德高一世才經夷險

淵源蒸燭之曜豈  
喻日月之明也

下望之云。郗公體中有三反。方於事上好。下佞  
已一反。治身清貞。大脩計校。二反。自好讀書。憎  
人學問。三反。

王丞相云。見謝仁祖。恒令人得上。與何次道語。

唯舉手指地曰。正自爾馨。前篇及諸書皆云。王

相。而此章以手指地。意如輕詆。或清言析理。何不逮謝。故邪。

郗司空家有儉奴。知及文章。事事有意。王右軍

向劉尹稱之。劉問何如。方回。郗愔別傳曰。愔字方回。高平金鄉人。



太宰鑿長子也。淵靖純素，無執無競。簡私，歷會稽內史、侍中、司徒。王曰：此

正，小人有意向耳。何得便比方回？劉曰：若不如

方回，故是常奴耳。

王世懋云：劉尹大是輕薄人。

時人道阮思曠骨氣不及右軍，簡秀不如真長。

韶潤不如仲祖，思致不如深源，而兼有諸人之

美。

中興書曰：裕以人不須廣學，正應以禮讓為先，故終日頽然，無所修綜，而物自宗之。

簡文云：何平叔巧累於理，嵇叔夜儻傷其道。

理本

真率巧則乖其致，道唯虛澹，儻則違其宗，所以二子不免也。

撫軍問殷浩：卿何如裴逸民？良久答曰：故當勝。

耳。

桓公少與殷侯齊名。常有競心。桓問殷卿何如。我殷云。我與我周旋久。寧作我。

撫軍問孫興公。劉真長何如。曰。清蔚簡令。王仲祖何如。曰。溫潤恬和。桓溫何如。曰。高爽邁出。謝仁祖何如。曰。清易令達。阮思曠何如。曰。弘潤通長。袁羊何如。曰。洮洮清便。殷洪遠何如。曰。遠有致思。卿自謂何如。曰。下官才能所經。悉不如諸賢。至於斟酌時宜。籠罩當世。亦多所不及。然以

不才時復託懷元勝遠詠老莊蕭條高寄不與時務經懷自謂此心無所與讓也

桓大司馬下都問真長曰聞會稽王語竒進爾

邪桓溫別傳曰興寧九年以溫克復舊京肅靜華夏進都督中外諸軍事侍中大司馬加黃

鉞使入劉曰極進然故是第二流中人耳桓曰

第一流復是誰劉曰正是我輩耳

殷侯既廢桓公語諸人曰少時與深源共騎竹

馬我棄去已輒取之故當出我下續晉陽秋曰簡文輔政引

殷浩爲揚州欲以抗桓桓素輕浩未之憚也



人問撫軍殷浩談竟何如答曰不能勝人差可

獻酬群心

簡文云謝安南清令不如其弟

謝氏譜曰奉弟聘字弘遠歷侍

中廷尉卿學義不及孔巖

中興書曰巖字彭祖會稽山陰人父儉黃門侍郎巖

有才學歷丹陽尹尚書西陽侯在朝多所匡正為吳興太守大得民和後卒于家

居然

自勝

言奉任天真也

劉丹陽王長史在瓦官寺集桓護軍亦在坐

續晉

陽秋曰桓伊字叔夏譙國鉅人父景護軍將軍伊少有才藝又善聲律加以標悟省率為王濛

劉惔所知累遷豫州刺史贈右將軍共商畧西朝及江左人物或

問杜弘治何如衛虎桓答曰弘治膚清衛虎奕

奕神令王劉善其言虎衛玠小字玠別傳曰永和中劉真長謝仁祖共商

畧中朝人或問杜弘治可方衛洗馬不謝曰安得比其間可容數人

劉尹撫王長史背曰阿奴比丞相但有都長阿奴

濠小字也都美也司馬相如傳曰閑雅甚都

劉尹王長史同坐長史酒酣起舞劉尹曰阿奴

今日不復減向子期類秀之任率也

桓公問孔西陽歲安石何如仲文孔思未對反

問公曰何如答曰安石居然不可陵踐其處故

乃勝也。

謝公與時賢共賞說過

元小字

胡兒並在坐。公問

李弘度曰：卿家平陽，何如樂合。

晉諸公贊曰：李重字茂曾，江夏

鍾武人，少以清尚見稱。歷吏部郎平陽太守。

於是李潛然流涕曰：趙

王篡逆，樂合親授璽綬。

晉陽秋曰：趙王倫篡位，樂廣與滿奮崔隨進璽

綬。亡伯雅正，恥處亂朝，遂至仰藥，恐難以相比。

此自顯於事實，非私親之言。

晉諸公贊曰：趙王為相國，取重為左

司馬，重以倫將篡，辭疾不就。敦喻之，重不復自

治。至於篤甚，扶曳受拜，數日卒。時人惜之，贈散

侍。謝公語胡兒口有識者，果不異人意。

王世懋云。

梁令素著重名忽有此論然極是扶植世教語

王脩齡問王長史我家臨川何如卿家宛陵長

史未答脩齡曰臨川譽貴長史曰宛陵未為不

貴中興書曰羲之自會稽王友收授臨川太守王述從驃騎功曹出為宛陵令述之為宛陵

多脩為家之具初有勞苦之聲丞相王導使人謂之曰名父之子屈臨小縣甚不宜爾述答曰

足自當止時人未之達也後屢臨州郡無所造作世始嘆服之

劉尹至王長史許清言時荀子年十三倚牀邊

聽既去問父曰劉尹語何如尊長史曰韶音令

辭不如我往輒破的勝我劉惔別傳曰惔有雋才其談詠虛勝埋會



十言不  
所歸王濛畧同而敘  
致過之其詞當也

有人問謝安石王坦之優劣於桓公桓公停欲  
言中悔曰卿喜傳人語不能復語卿

王右軍問許元度卿自言何如安石許未答王  
因曰安石故相爲雄阿萬當裂眼爭邪

王僧恩輕林公藍田曰勿學汝兄汝兄自不如

伊僧恩王禕之小字也王氏世家曰禕之字文

劭述次子少知名尚尋陽公主仕至中書郎  
未三十而卒桓之悼念與  
桓溫稱之贈散騎常侍

簡文問孫興公袁羊何似答曰不知者不負其

才知之者無取其體言其有才而無德也

蔡叔子云韓康伯雖無骨幹然亦膚立

郗嘉賓問謝太傅曰林公談何如嵇公謝云嵇

公勤著脚裁可得去耳

又問殷何如支謝曰正爾有超拔支乃過殷然

亶亶論辯恐口欲制支

庾道季云廉頗藺相如雖千載上死人懍懍恒

如有生氣史記曰廉頗者趙良將也以勇氣聞諸侯藺相如者趙人也趙惠文王時

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請以十五城易之趙遣相如送璧秦受之無還城意相如請璧示其瑕因

持璧卻立倚柱怒髮上衝冠曰王欲急臣臣頭  
今與璧俱碎秦王謝之後秦王使趙王鼓瑟相  
如請秦王擊筑趙以相如曹蜎曹茂之小字  
功大拜上卿位在廉頗上曹蜎也曹氏譜曰茂  
之字永世彭城人也祖韶鎮東將軍李志晉百  
司馬父曼少府卿茂之仕至尚書郎李志晉百  
曰志字溫祖江夏鍾武人李氏譜曰志祖重散  
騎常侍父慕純陽令志仕至員外常侍南康相  
雖見在厭厭如九泉下人人皆如此便可結繩  
而治但恐狐狸獠貉噉盡

謝遏諸人共道竹林優劣謝公云先輩初不臧  
貶七賢

王黃門兄弟三人俱詣謝公子猷子重多說俗



事。王氏譜曰。操之字子重。羲之第六子。敬寒。溫子。歷秘書監。侍中。尚書。豫章太守。子敬寒。溫

而已。既出。坐客問謝公。向三賢孰愈。謝公曰。小

者最勝。客曰。何以知之。謝公曰。吉人之辭寡。

謝公問王子敬。君書何如。君家尊答曰。固當不

同。公曰。外人論殊不爾。王曰。外人那得知。宋文帝文

章志曰。獻之善隸書。變右軍法。為今體。字畫秀媚。與父俱得名。其章草疎弱。殊不及父。顧惇量

按孫過庭書譜云。謝安素善尺牘。而輕子敬之書。子敬嘗作佳書與之。謂必存錄。安輒題後。答

之甚。以為恨。安嘗問敬。卿書何如。右軍答云云。雖權以此辭折安所鑒。自稱勝父。不亦過乎。以

子敬之豪翰。紹右軍之筆札。雖後麤傳。楷則實恐未克。箕裘况乃假託神仙。貽崇家範。以斯成

學孰愈而墻按假託神仙謂子敬飛鳥帖也

王孝伯問謝太傅林公何如長史太傅曰長史  
韶興問何如劉尹謝曰噫劉尹秀王曰若如公  
言並不如此二人邪謝云身意正爾也

人有問太傅子敬可是先輩誰比謝曰阿敬近

撮王劉之標續晉陽秋曰獻之文義並非所長而能撮其勝會故擅名一時為風

流之冠也

王子猷子敬兄弟共賞高士傳人及贊子敬賞

井丹高潔子猷云未若長卿慢世嵇康高士傳曰川字大春

扶風郿人博學高論京師爲之語曰五經紛綸  
井大春未嘗書刺謁一人北宮五三更請莫能  
致新陽侯陰就使人要之不得已而行侯設麥  
飯葱菜以觀其意舟推卻曰以君侯能供美膳  
故來相過何謂如此乃出盛饌侯起左右進輦  
舟笑曰聞桀紂駕人車此所謂人車者邪侯卽  
去輦越騎梁松貴震朝廷請交舟舟不肯見後  
舟得時疾松自將醫視之病愈久之松失大男  
磊舟一往弔之時賓客滿廷舟裘褐不完入門  
坐者皆棟望其顏色舟四向長揖前與松語客  
主禮畢後長揖徑坐莫得與語不肯爲吏徑出  
後遂隱遁其贊曰井舟高潔不慕榮貴抗節五  
三不交非類顯譏輦車左右失氣披褐長揖義  
陵羣萃司馬相如初爲郎事景帝梁孝王來朝  
從游說士鄒陽等相如說之因病免遊梁後過  
臨邛富人卓王孫女文君新寡好音相如以琴  
心挑之文君奔之俱歸成都後居貧至臨邛買  
酒舍文君當爐相如蓄犢鼻褌滌器市中爲人

口吃善屬文仕宦不慕高爵常託疾不與公卿  
大事終于家其贊曰長卿慢世越禮自放獷鼻  
居市不恥其狀託疾避官  
此卿相乃賦大人超然莫尚

有人問袁侍中

袁氏譜曰恪之字元祖陳郡陽夏人祖王孫司徒從事中郎父

綸臨汝令恪之仕黃門侍郎義熙初爲侍中

曰殷仲堪何如韓康伯

答曰埋義所得優劣乃復未辨然門庭蕭寂居

然有名士風流殷不及韓故殷作誄云荆門晝

掩閑庭晏然

王子敬問謝公嘉賓何如道季答曰道季誠復

鈔撮清悟嘉賓故自止



中朝人共論少正卯

孔子家語曰孔子為魯司寇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

正卯戮之于兩觀之下尸于朝三日子貢進曰

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今夫子為政而始誅之

或者為失乎孔子曰居吾語汝以其故天下有

大惡者五而竊盜不與焉一曰心逆而險二曰

行僻而堅三曰言偽而辯四曰記醜而博五曰

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于人則不免君子之誅

而少正卯皆兼有之其居處足以撮徒成黨其

談說足以飾褒榮眾其強禦足以反是獨立此

乃人之姦雄者盜跖莊子雜篇曰柳下季之弟

也人不可以不除盜跖名曰盜跖盜跖徒率九干

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宍樞戶驅人牛馬取

人婦女貪得忘親不顧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所

過之邑大國守城小國入保萬民苦之孔子往

說之盜跖乃方休卒徒太山之陽膾人肝而餽

之孔子前見謁者盜跖大怒目如明星髮上指

冠曰子之罪大極重疾走歸不然將以子肝益

畫餽之膳其惡孰深有人云少正卯雖姦不至剖人

充膳盜跖為甚顏光祿曰為惡彰露人思加戮

隱伏之姦非聖不誅由此言之少正卯為甚眾

莫能屈

司馬太傅問謝車騎惠子其書五車何以無一

言入元謝曰故當是其妙處不傳莊子曰惠施多方其書五

車其道舛駁其言不中謂卵有毛雞三足馬有卵犬可為羊火不熱日不見龜長於蛇丁字有

尾白狗黑連環可解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蓋辯者之囿也

未廢海西公時王元琳問桓元微子箕子比干

迹異心同不審明公孰是孰非曰仁稱不異寧

為管仲

王珣疾臨困問王武岡曰

中興書曰謚字雅遠丞相導孫車騎劭子

有才器襲爵武岡侯位至司徒

世論以我家領軍比誰武岡曰

世以比王北中郎東亭轉卧向壁嘆曰人固不

可以無年

領軍王洽珣之父也年二十六卒珣意以其父名德過坦之而無年故敢

此論

桓元問劉太常曰我何如謝太傅

劉瑾集敘曰瑾字仲璋南

陽人祖遐父暢暢娶王羲之女劉答曰公高太

生瑾瑾有才力歷尚書太常卿



傅深又曰何如賢舅子敬答曰榷梨橘柚各有

其美

莊子曰榷梨橘柚其味相反皆可於口也

舊以桓謙比殷仲文

晉安帝紀曰仲文有器貌才思

桓元時仲

文入桓於庭中望見之謂同坐曰我家中軍那

得及此也

王季琰與兄元琳並有美稱季琰又出元琳右

時人為之語曰法護非不佳

法護珣小字

僧彌難為

兄

僧彌珣小字

齊太祖竒愛張思光時與欵接笑曰此人不可

無一不可有二。南史曰融風止詭越坐常危際行則曳步翹身仰首見者驚異

齊神武言崔陵應作令僕恨其神明太適。魏書曰陵

字長孺清河東武城人狀貌偉麗善於容止歷覽羣書兼有詞藻自中興迄於孝武詔令皆陵所為仕至東

兖州刺史

霍王元軌。唐書曰元軌唐高祖第十四子也始封吳王少多才藝太宗嘗問羣臣朕

子弟中孰賢魏徵曰唯吳王數與臣言未嘗不自失上問前代誰比徵曰經學文雅漢之間平

也改封臨徐州與處士劉元平為布衣之交或

問元平王之所長元平答以無長人問其故元

平曰夫人有短所以見長

中宗正月晦日幸昆明池

西京雜記曰武帝作昆明池欲伐昆吾夷

教習水戰因而于上游戲池周廻四賦詩群臣

應制百餘篇帳殿前結綵樓命上官昭容

唐詩紀事

曰昭容名婉兒西臺侍郎儀之孫父廷芝死母

鄭方姪夢巨人昇大秤曰持此秤量天下昭容

生踰月母戲曰秤量者豈爾邪輒啞然應後內

秉機政符其夢云中宗立進昭容帝引名儒賜

宴賦詩婉兒常代帝及后長寧安樂二公主衆

篇並作采麗益新又差第羣臣所賦賜金爵朝

廷靡然成風當時屬辭大抵浮靡然選一首為

皆可觀昭容力也韋后之敗斬闕下

新翻御製曲紙落如飛從臣各認其名而懷之

唯沈宋二詩不下

唐詩紀事曰宋之問字延清汾州人與沈佺期劉允濟媼

附易之及敗。貶瀧州參軍。逃歸。景龍中。詔事太平公主。後安樂公主權盛。復往。諧結。中宗將用為中書舍人。太平發其贓。遷越州長史。賦詩流傳京師。睿宗立。以獯險。盈惡。流欽州。賜死。沈佺期字雲卿。相州人。除給事中。考功郎。受駟。劾未究。會張易之敗。長流驪州。稍遷台州錄事參軍。入計。召見。拜修文直學士。侍宴。為弄辭。悅帝。賜牙緋。尋為太子詹事。唐書曰。佺期善屬文。尤長七言。與宋之問。又移時。一紙飛墜。乃沈詩也。昭齊名。時稱沈宋。

容評曰。二詩工力悉敵。沈落句微。臣雕朽質。羞覩豫章材。蓋辭氣已竭。宋猶陡健舉。沈詩曰。法駕乘春轉。

神池象漢迴。雙星遺舊石。孤月隱殘灰。戰鷁逢時去。恩魚望幸來。山花緹騎遠。堤柳幔城開。思逸橫汾唱。歌流宴錦杯。微臣雕朽質。羞覩豫章材。宋詩曰。春豫靈池會。滄波帳殿開。舟凌石鯨



度槎拂斗牛。迴節晦。莫全落。春遲柳暗催。象漢  
看浴景。燒劫辨沉灰。鎬飲周文樂。汾歌漢武才。  
不愁明月盡。自有夜珠來。

### 規箴上

嚴子陵

范曄後漢書曰嚴光字子陵會稽餘姚人少有高名與光武同遊學及光武即

位變姓名隱身不見帝合以物色訪之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是光安車聘

之三反而後與侯司徒書曰君房足下位至鼎至終不能屈

足甚善懷仁輔義天下悅阿諛順旨腰領絕侯

得書封奏之帝笑曰此狂奴故態皇甫謐高士傳曰霸與光

素舊使西曹屬侯子道奉書光不起於牀上箕踞抱膝發書讀訖問子道曰君房素癡今為三

公寧小差否。了道曰：位已鼎足，不癡也。光曰：遣卿來，何言子道傳霸言？光曰：卿言不癡，是非癡語也。天子徵我三，乃來。人主尚不見，當見人臣乎？子道求報，光曰：我手不能書，乃口授之。使者嫌少，可更足。光曰：買菜乎？求益也。

京房與漢元帝共論，因問帝：幽厲之君，何以亡？所任何人？答曰：其任人不忠。房曰：知不忠而任之，何邪？曰：亡國之君，各賢其臣，豈知不忠而任之？房稽首曰：將恐今之視古，亦猶後之視今也。

漢書曰：京房字君明，東郡頓丘人，尤好鐘律，知音聲，以孝廉為郎。是時中書令石顯專權，及友人五鹿充宗為尚書令，與房同經論議，相是非。而此二人用事，房嘗妄見問上，上答云：房曰：

齊桓二世何不以幽厲疑之而在豎刁趙高政  
治日亂邪上曰唯有道者能以往知來耳房問  
上曰今治也亂也上曰然愈於彼房曰前三君  
皆然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前也上曰今為  
亂者誰房曰上所親與圖事帷幄中者房指謂  
石顯及充宗顯等乃建言宜試房以郡守遂以  
房為東郡顯發其私事坐棄市

高義方造馬季長辭不見漢雜事曰高彪字義方吳郡人志尚甚高

遊太學博覽經史善屬文義方覆刺為書曰伏聞高問為日

已久冀一見龍光敘腹心之願不圖辭之以疾

昔周公父兄文武九命作相以尹華夏猶握沐

吐食以接白屋之士天下歸德史記曰伯禽就封周公戒之曰



我艾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於天下亦不賤矣。然我一沐三捉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歷載邈矣。今君不能子之。魯慎無以國驕人。

相見宜哉。季長大媿。追請徑去。

魏文為五官將時。臨淄侯才名甚盛。幾有奪嫡

之議。三國志曰。陳思王植建安十九年。徙封臨淄侯。植既以才見異。而丁儀丁廙楊修等

為之羽翼。幾為太子。文帝御之以術。宮人左右並為之說。故定為嗣。曹公一日諮

於賈詡。魏畧曰。詡字文和。武威姑臧人。有良平之奇。太祖領冀州牧。以為大。中大夫。文

帝使人問詡自固之術。詡曰。願將軍恢崇德度。躬素士之業。朝夕孜孜。不遑予道。如此而已。

詡默然不對。曹公問不對何也。詡曰。屬有所思。

問何思答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也於是太

子遂定

魏志曰紹愛少子尚欲以為後而未顯審配逢紀與辛評郭圖等爭權配紀與

尚比評圖與譚比紹卒配等奉尚代紹位譚至

不得立由是譚尚有隙太祖軍至西平譚尚舉

兵相攻皆敗走劉表及妻愛少子琮欲以為後

而蔡瑁張允為之支黨乃出長子琦為江夏太

守表死眾奉琮為嗣琦與

琮遂為讐隙至於傾覆

蜀先主嘗因旱儉禁酒刑吏於人家檢得釀具

欲令與釀酒者同罰時簡雍從先主遊見一男

子行道謂先主曰彼人欲行淫何以不縛先主

曰卿何以知之雍曰彼有淫具與欲釀同先主

大笑命原欲釀者

蜀志曰簡雍字憲和涿郡人少與先主有舊隨從周旋先

主至荊州與糜竺孫乾同為從事中郎常為談客往來使命後拜昭德將軍優游諷議性簡傲

跌宕在先主坐猶箕踞傾倚適諸葛亮已下則獨擅一榻項枕卧語無所為屈

孫休好射雉至其時則晨去夕反群臣莫不止

諫此為小物何足甚耽休曰雖為小物耿介過

人朕所以好之

環濟吳紀曰休字子烈吳大帝第六子初封琅邪王夢乘龍上

天顧不見尾孫琳廢少主迎休立之銳意典籍欲畢覽百家之事頗好射雉至春晨出莫反唯

此時舍書崩論景皇帝

孫皓

皓別見

問丞相陸凱曰卿一宗在朝有幾人

陸曰二相五侯將軍十餘人皓曰盛哉陸曰君

賢臣忠國之盛也父慈子孝家之盛也今政荒

民弊覆亡是懼臣何敢言盛吳錄曰凱字敬風吳人丞相遜族下

忠鯁有大節篤志好學初為建忠校尉雖有軍事手不釋卷累遷左丞相時後主暴虐凱正直

疆諫以其宗族疆盛不敢加誅也

何晏鄧颺合管輅作卦云不知位至三公不卦

成輅稱引古義深以戒之颺曰此老生之常談

輅別傳曰輅至洛陽何尚書問易中九事皆明因謂輅曰聞君分著思爻亦為神妙試為作一

卦知位當至三公不又頃夢青蠅數十來鼻頭上驅之不去有何意故輅曰鴟鵂天下賤鳥也



及其在林食桑。楛則懷我好音。况輅心過草木  
注情葵藿。敢不盡忠。唯察之爾。昔元凱之相重  
華。宣慈惠和。仁義之至也。周公之翼成王。坐以  
待旦。敬慎之至也。故能流光六合。萬國咸寧。然  
後據鼎足而登。金鉉調陰陽。而濟兆民。此履道  
之休應。非卜筮之所明也。今君侯位重山嶽。勢  
若雷霆。望雲赴景。萬里馳風。而懷德者少。畏威  
者衆。殆非小心翼翼。多福之主。又鼻者良也。此  
天中之山。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今青蠅臭  
惡之物。而集之位峻者。顛輕豪者。亡必至之。分  
也。夫變化雖相生。極則有害。虛滿雖相受。溢則  
有竭。聖人見陰陽之性。明存亡之理。損益以爲  
衰。抑進以爲退。是故山在地中。曰謙。雷在天上。  
曰大壯。謙則哀多益寡。大壯則非禮不履。伏願  
君侯上尋文王六爻之旨。下思尼父象象之義。  
則三公可決青蠅。可驅。鄧曰。此老生之長談。輅  
曰。夫老生者。見不生。晏曰。知幾其神乎。古人以  
常談者。見不談也。

為難交疎吐誠今人以為難今君一面盡二難

之道可謂明德惟馨詩不云乎中心藏之何日

忘之名士傳曰是時曹爽輔政識者慮有危機

也著五言詩以言志曰鴻鵠比翼遊羣飛戲太

清常畏太網羅憂禍一旦并豈若集五湖從流

嵒驚蓋因輅言懼而賦詩

嵒康遊於汲郡山中遇道士孫登遂與之遊康

臨去登曰君才則高矣保身之道不足康集序

者不知何許人無家於汲郡北山上窟住夏則

編草為裳冬則被髮自覆好讀易鼓一莛琴見

者皆親樂之魏氏春秋曰登性無喜怒或沒諸

水出而觀之登復大笑時時出入人間所經家

設衣食者無所辭去皆舍去文士傳曰嘉二  
中汲縣民共入山中見一人所居懸巖百仞叢  
林鬱茂而神明甚察自云孫姓登名字公和康  
聞乃從遊三年問其所圖終不答然神謀所存  
良妙康每肅然嘆息將別謂曰先生竟無言乎  
登乃曰子識火乎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然  
在於用光人生有才而不用其才果然在於用  
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耀用才在乎識  
物所以全其年今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  
世矣子無多求康不能用及遭呂安事在獄爲  
詩自責云昔慚  
下惠今愧孫登

晉武帝既不悟太子之愚必有傳後意諸名臣  
亦多獻直言帝嘗在陵雲臺上坐衛瓘在側欲  
申其懷因如醉跪帝前以手撫牀曰此坐可惜

帝悟因笑曰公醉邪晉陽秋曰帝後悉召東宮

處事以示太子令處決賈如備外人代對多引

古義給使張泓曰太子不學陛下所知不如直

以意對如從之泓即具草令太子書呈帝大說

以示瓊於是賈充語如曰衛瓘老奴幾敗汝家

如由是怨瓊後遂誅之

王夷甫婦郭泰寧女晉諸公贊曰郭豫字太寧

太原人仕至相國參軍知

名早才拙性剛聚歛無厭于豫人事夷甫患之

而不能禁時其鄉人幽州刺史李陽京都大俠

晉百官名曰陽字景祖高尙人武帝時為幽州

刺史語林曰陽性遊俠盛暑一日詣數百家別

賓客與別常填門遂漢書遊俠傳猶漢之樓護曰護字君卿

死於凡下故懼之



齊人學經傳甚得名譽母死送  
葬車三千兩仕至天水太守  
郭氏憚之夷甫

驟諫之乃曰非但我言卿不可李陽亦謂卿不

可郭氏小爲之損原本又載郭氏貪欲令婦路

言不可郭大怒曰昔夫人臨終以小郎囑新婦  
不以新婦囑小郎捉裙將與杖平子饒力爭得

走脫

王夷甫雅尙元遠常嫉其婦貪濁口未嘗言錢

字晉陽秋曰夷甫善施舍父時有假貸者皆與  
焚券未嘗謀貨利之事王隱晉書曰夷甫求

富貴得富貴資財山積用不能消安婦欲試之  
須間錢而世以不問爲高不亦惑乎

令婢以錢繞牀不得行夷甫晨起見錢闖行呼

婢曰舉郤阿堵物劉辰翁云但意不在錢言錢何害

石季倫嘗與長水校尉孫季舒酣宴孫慢傲過

禮季倫欲表免之裴叔則聞而謂之曰季舒酒

狂四海所知足下飲人狂藥責人正禮不亦乖

乎王隱晉書曰石崇字季倫石苞子生於青州故小名齊奴為荊州刺史劫奪殺人以致巨

富後為趙王倫所殺

元帝過江猶好酒王茂弘與帝有舊常流涕諫

帝許之命酌酒一酣從是遂斷鄧粲晉紀曰上

時務性素好酒將渡江王導深以諫帝乃令左右進醵飲而覆之自是遂不復飲克已復禮官

修其方而中  
興之業隆焉

謝鯤爲豫章太守從大將軍下至石頭敦謂鯤

曰余不得復爲盛德之事矣鯤曰何爲其然但

使自今已後日亡日去耳

鯤別傳曰鯤之諷切雅正皆此類也敦

又稱疾不朝鯤諭敦曰近者明公之舉雖欲大

存社稷然四海之內實懷未達若能朝天子使

羣臣釋然萬物之心於是乃服仗民望以從衆

懷盡冲退以奉主上如斯則勲侔一匡名垂千

載時人以爲名言

晉陽秋曰鯤爲豫章太守王敦將肆逆以鯤有時望逼與

俱行既克京邑將旋武昌鯁曰不就朝覲鯁懼天下私議也敦曰君能保無變乎對曰鯁近日入覲主上側席遲待見公宮省穆然必無不虞之慮公若入朝鯁請侍從敦曰正復殺君等數百何損於時遂不朝而去

陸琉拜司空

陸別傳曰是時王導郗鑒庾亮相繼薨殂朝野憂懼以琉德望乃拜

司空琉辭讓不獲乃嘆息謂朋友曰以我為三公是天下無人矣時人以為知言

有人

詣之索美酒得便自起瀉著梁柱間地祝曰當今乏才以爾為柱石之用莫傾人棟梁琉笑曰戢卿良箴

王右軍與王敬仁許元度並善二人亡後右軍



爲論議更克孔巖誠之曰明府昔與王許周旋  
有情及逝沒之後無慎終之好民所不取右軍

甚愧

王世懋云此規  
大有益交道

謝萬就太傅乞裘自云畏寒太傅答曰君妄語  
正欲以爲豪具耳若畏寒無復勝綿者乃以三  
十斤綿與萬

王丞相爲揚州遣從事行郡國還見各言二千  
石官長得失獨顧和無言道問之和曰明公作  
輔寧使網漏吞舟何緣采聽風聞以察察爲政

耶導咨嗟稱善

陳仁錫曰知人亦是君相事何察察也

察察為也

其言其辭大似順味無言黨則之味曰則公作

主悉休為其然數資事台將國數長谷言二

十我麻與萬

正始以為樂其古其然無語細細言四三

其言其辭大似順味無言黨則之味曰則公作

其言其辭大似順味無言黨則之味曰則公作

其言其辭大似順味無言黨則之味曰則公作

其言其辭大似順味無言黨則之味曰則公作

其言其辭大似順味無言黨則之味曰則公作

世說新語補卷第十二

規箴下

王平子形甚散朗內實勁狹劉琨嘗謂之曰以此處世難得其死後果為王敦所害

祖士言深好奕棋王處叔

晉書曰王隱字處叔陳郡陳人父銓少好

學有著述之志每私錄晉事及功臣行狀未就而卒隱以隱素自守不交勢援博學多聞受父遺業西都舊事多所諳究家貧無資依征西將軍庾亮於武昌亮供其紙筆書成詣闕上之隱雖好著述而文辭鄙拙蕪舛不倫其次第可觀者皆父所撰文體混漫義不可解者隱之作也謂之曰禹惜寸陰  
帝王世紀曰禹有聖德堯命以為司空繼鯀治水乃勞身

涉勤不重徑尺之不聞數棋祖云聊用忘憂耳

壁而愛日之寸陰處叔曰古人遭時則以功達其道不遇則以言

達其才故否泰不窮也今晉未有書而天下傾

覆舊事蕩滅君少長王都游宦四方華夷成敗

皆在耳目何不記述使有裁成昔應仲達作風

俗通漢藝文志曰應劭篤學多聞撰崔子真作

政論後漢書曰崔寔字子真少沈靜好典籍以

名為政論指切時要言辯而確當世稱之蔡伯

喈仲長統曰凡為人主宜寫一通置之坐側作勸學篇後漢書曰邕所著獨斷勸學釋誨

詩賦碑誄凡百四篇唐藝文志小



學類有蔡邕勸學篇一卷

史游作急就章

漢書注曰游元帝時為黃門令凡書

三十二章雜記姓名諸物五官等字以教童蒙急就者謂字之難知者緩急可就而求焉便

為沒而不朽當其同時人豈少哉而皆無聞由無述作也故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况國史明乎得失之迹何必博奕然後忘憂哉

郗太尉晚節好談既雅非所經而甚矜之後朝覲以王丞相末年多可恨每見必欲苦相規誠王公知其意每引作它言臨還鎮故命駕詣丞相丞相翹須厲色上坐便言方當乖別必欲言

其所見意滿口重辭殊不流王公攝其次曰後

面未期亦欲盡所懷願公勿復談郗遂大瞋冰

衿而出不得一言王世懋云冰衿二字未解

桓南郡好獵每田狩車騎甚盛五六十里中旌

旗蔽隰騁良馬馳擊若飛雙甄所指不避陵壑

或行陳不整麇兔騰逸參佐無不被繫束桓道

恭元之族也桓氏譜曰道恭字祖猷彝同堂弟也父赤之太學博士道恭歷淮南

太守為楚江夏時為賊曹參軍頗敢直言常自

帶絳綿繩著腰中元問此何為答曰公獵好縛

人士會當被縛。手不能堪。芒也。元自此少差。  
遠公在廬山中。雖老。講論不輟。弟子中或有墮  
者。遠公曰。桑榆之光。理無遠照。但願朝陽之暉。  
與時並明耳。教經登坐。諷誦朗暢。詞色甚苦。高  
足之徒。皆肅然增敬。

殷顓病困。看人政見半面。殷荊州與晉陽之甲。

春秋公羊傳曰。晉趙鞅取晉陽之甲。以往與顓  
逐荀寅。士吉射。寅吉射者。君側之惡人。

別涕零。屬以消息所患。顓答曰。我病自當差。正

憂汝患耳。晉安帝紀曰。殷仲堪舉兵。顓弗與同  
且以已居小任。唯當守局而已。晉陽

之事非所宜豫也仲堪每邀之顛輒曰吾進不敢同退不敢異遂以憂卒

王緒王國寶相為唇齒並上下權要

王氏譜曰緒字仲業

太原人祖延父又撫軍晉安帝紀曰緒為會稽

王從事中郎以佞邪親幸王珣王恭惡國寶與

緒亂政與殷仲堪克期同舉內匡朝廷及恭表

至乃斬緒以說諸侯國寶平北將軍坦之第三

子太傅謝安國寶婦父也惡而抑之不用安薨

相王輔政遷中書令有妾數百從弟緒有寵於

王深為其說國寶權動內外王珣王恭殷仲堪

為孝武所待不為相王所聘恭抗表討之車胤

又爭之會稽王既不能拒諸侯王大不平其如

兵遂委罪國寶付廷尉賜死

此乃謂緒曰汝為此歎歎曾不慮獄吏之為貴

乎史記曰有上書告漢丞相欲反文帝下之廷尉勃既出歎曰吾嘗將百萬之軍安知獄吏



之爲  
貴也

谷曰古人不愛尺璧而重七錘其所以

王國寶構謝太傅於孝武帝太傅患之帝一日

召桓子野飲太傅在坐帝命桓吹笛桓神色無

忤卽吹一弄乃放笛云臣於箏分乃不及笛然

自足以韻合歌管請以箏歌并請一吹笛人帝

善其調達乃勅御妓吹笛桓又言御府人于臣

必自不合臣有一奴善相便串帝令召之奴旣

吹笛桓便撫箏而歌曹子建怨詩詩曰爲君旣

獨難忠信事不顯乃有見疑患周旦佐文聲節

武金滕功不刊推心輔王室二叔反流言

慷慨俯仰可觀太傅泣下沾襟乃越席就之捋其鬚曰使君於此處不凡

桓元欲以謝太傅宅為營謝混曰召伯之仁猶

惠及甘棠韓詩外傳曰昔周道之隆召伯在朝有司請召民召伯曰以一身勞百姓

非吾先君文王之志也乃暴處於棠下而聽訟焉詩人見召伯休息之棠美而歌之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

召伯所茇文靖之德更不保五畝之宅元慚

而止

王司徒謚與遠公書曰身年始四十而衰同耳順遠答曰古人不愛尺璧而重寸陰觀其所存

似不在長年耳。檀越既履順而遊性，乘佛理以御心，因此而推復何羨於遐齡邪？聊想斯理，久已得之，為復酬來信耳。人皆稱公善誘。

謝康樂父不慧早亡。南史曰：靈運父瑒，生而康不慧，位秘書郎，早亡。

樂好臧否人物，叔混患之，欲加裁折，未有方也。

謂宣遠曰：非汝莫能。王儉七志曰：謝瞻字宣遠，陳郡人，幼能屬文，宋黃門

郎幼童傳曰：瞻幼而聰悟，五歲能通元理。乃與晦、曜。南史曰：曜，小字阿多，弘微之兄。

弘微等。宋書曰：弘微初名密，曾祖萬，父思，弘微居身清約，歷位中庶子，加侍中。共

遊戲，命瞻與靈運共車。既上，便商較人物，宣遠

謂之曰秘書早亡談者亦互有同異靈運默然  
言論自此衰止

王仲寶小時叔父僧虔

南史曰僧虔光祿大夫僧綽弟父曇首太子詹

事僧虔釋褐太子舍人與袁淑謝莊善淑每嘆

曰卿文情鴻麗學解深拔而韜光潛實物莫之  
窺雖魏陽元之射王撫之曰我不患此兒無名

汝南之騎無以加焉  
政恐名太盛手書崔子玉座右銘貽之

後漢書曰崔瑗

字子玉涿郡人早孤銳志好學盡能傳其父業

銘曰無道人之短無說已之長施人慎勿念受

施慎勿忘世譽不足慕惟仁為紀綱隱心而後

動謗議庸何傷無使名過實守愚聖所臧在涅

貴不淄曖曖內含光柔弱生之徒老氏誠剛強

行行鄙夫志悠悠故難量慎言節飲食知足勝



不祥行之苟有恒久自芬芳

顏延之兒竣既貴重權傾一朝凡所資供延之一無所受器服不改宅宇如舊常乘羸牛敝車逢竣鹵簿卽屏往道側嘗語竣曰吾平生不喜見要人今不幸見汝竣起大宅延之謂曰善爲之無令後人笑汝拙也

孔中丞二弟在官

觀弟道存從弟徽

頗營贓賄嘗請假

還東中丞出渚迎之輜重十餘船皆是綿絹紙席中丞僞喜曰我北困乏得此甚要因命上置

岸側既而正色語曰汝輩忝預士流何至還東

作賈客邪命左右取火燒盡乃去南史論曰覲持身之節亦

日一時之良而聽信則悖晚致覆沒

齊武帝時諸弟皆無寵嘗於御坐曲宴武陵因

醉伏地以貂抄肉梓帝笑曰汗貂武陵答曰陛

下何愛其羽毛而疏其骨肉南齊書曰武陵昭

也母以罪誅異年四歲思慕不異成人高帝雖

為方伯而居處甚貧諸子學書無紙筆異常以

指畫空中學字遂工篆法性剛穎儻出武帝卽

位歷中書令祠部尙書巫覡或言異有非常之

相以此自負故無寵未嘗處方岳

王長史至性凝簡不狎當世嘗從容語諸子曰

吾家門戶所謂素族自可隨流平進不須苟求

南史曰王騫字思寂太尉儉之子也性凝簡慕樂廣之為人諸女子姪皆嬪王尚主輜駟填咽非所欲也有田八十餘頃與諸宅及故舊共佃之常曰我不如鄭公業有田四百頃而食常不周以此為愧仕至度支尚書加給事中

齊高宗從弟季敞性頗豪縱上心非之南史曰輔國將

軍蕭季敞麓猛無行善於彌縫嘗語之曰卿可數詣王思遠南史

曰思遠立身簡潔

陳江州諸子多事豪侈江州不悅休尚為郢府

主簿過九江拜別顯達語之曰麈尾蠅拂是王

謝家物汝不須捉此即取於前燒除之南齊書曰陳顯

達彭城人仕宋以軍功封彭澤縣子武帝徵為侍中進征南大將軍江州刺史謙厚有智計自

以人微位重每遷官有畏懼之色子十餘人家既豪富與敬則諸兒並精車牛麗服飾顯達誠

之曰我本意不及此汝勿以富貴凌人豫廢鬱林之勲進爵為公東昏立內懷疑怖舉兵襲建

荆敗死子皆伏誅

湘東王繹梁書曰元帝諱繹武帝第七子也初封湘東王簡文被弒乃即位於江陵

入援臺城頓軍武城淹留不進按司馬光通鑑

東王繹移檄討侯景遣王僧辯次巴陵繹有他志僧辯一再有功復令且頓尋陽以待兵集及



綱弒棟廢始遣東下中記室參軍蕭賁以繹不早下心甚

非之嘗與繹雙陸食子未即下賁斂手言曰殿

下都無下意南史曰蕭賁字文奐形不滿六尺有文才能書善畫起家為湘東王

法曹參軍梁書侯景傳曰賁骨鯁士也每恨湘東不入援嘗與王雙陸食子未下賁曰殿下都

無下意王深為憾遂因事害之

王方慶在政府唐書曰王方慶雍州咸陽人周石泉公褒之曾孫官至太子左

庶子其子為眉州司士參軍唐書曰方慶長子光輔開元中官至路州

刺史武后嘗問卿在相位何子之遠方慶答曰廬

陵是陛下愛子今尚在遠臣之子庸敢相近唐紀

曰則天嗣聖元年二月廢皇帝為廬陵王幽於別所乃改賜名哲夏四月遷廬陵王哲於均州明年三月遷廬陵王哲於房州

高宗出獵遇雨問諫議大夫谷那律曰油衣若

為不漏對曰以瓦為之則不漏上因此不復出

獵唐書曰谷那律淹識羣書稽遂良目為九經庫官至弘文館學上

蕭至忠依太平公主唐詩紀事曰至忠蕭德言之曾孫相中宗後從太平

公主謀逆伏誅後復常國遇宋璟於道宋曰非所望於

蕭傅唐詩紀事曰太平公主武后所生后愛之傾諸女唐書曰太平公主以誅二張功加

號鎮國睿宗誅韋氏公主與謀由此權震天下宰相七人五出其門顧惇量按潘安仁西征賦

弘大體以高貴非所望於蕭傅此用其語耳文  
選註引漢書韓延壽代蕭望之為左馮翊望之  
遷御史大夫延壽先在東郡時放散官錢千餘  
萬會御史問事東郡望之因令并問之延壽知  
即案劾望之在馮翊時廩犧官錢放散百餘萬  
上令窮竟所考望之卒無事實而延壽竟坐棄  
市百姓莫不流涕

呂太乙為戶部員外郎戶部與吏部部司吏部  
移牒戶部令墻宇悉樹棘以防令史交通太乙  
報牒曰眷彼吏部銓總之司當須簡要清通何

必設籬種棘省中賞其俊拔

大唐新語曰太乙初為御史裏行自

負才華而不即真詠院中叢竹以寄意曰擢擢  
當軒竹青青重歲寒心空徒見節籜小未成竿

後遷戶部員外

憲宗初徵柳宗元劉禹錫至京俄皆貶謫柳得

柳州宋祁唐書曰柳宗元字子厚父鎮殿中侍御史宗元第進士博學弘詞科為御史裏

行善王叔文韋執誼二人者奇其才及得政引

內禁近欲大進用俄而叔文事敗貶永州司馬

徙柳州刺史堙厄感鬱年四十五卒劉得播州柳以禹錫須侍老

親播州最為惡處請以柳州換上不許曰但要

與惡郡豈繫母在裴晉公進曰陛下方侍太后

不合發此言唐書曰順宗莊憲皇后王氏元和

元年尊為皇太后冊禮畢憲宗御

紫宸殿宣赦太后居興慶宮



韓魏公執政監司有非其人者崔公孺進曰公居陶鎔之地宜以造化爲心造化以蛇虎害人故置蛇於藪澤置虎於山林公今何乃置之通

衢涑水紀聞曰崔公孺諫議大夫立之子韓魏公夫人之弟性亮直喜面折人魏公甚憚之

陳恭公宋史曰陳執中字昭譽以父恕仕爲秘書省正字累遷平章事卒贈侍中禮官

韓維議謚榮靈詔謚恭判亳州遇生日親族多獻老人星

圖姪世修獨獻范蠡遊五湖圖且贊曰賢哉陶

朱霸越平吳名隨身後扁舟五湖公即日納節

吳越春秋曰范蠡既佐越滅吳遂辭於王乘扁舟出入三江五湖人莫知其所適

捷悟

楊德祖為魏武主簿時作相國門始構榱桷魏武自出看使人題門作活字便去楊見即令壞

之既竟曰門中活闕字王正嫌門大也

文士傳曰魏武

為丞相修常白事知必有反覆教豫為答對數紙以次牒之而行勅守者曰向白事必教出相反覆若按此次第連答之已而風吹紙次亂守者不別而遂錯誤公怒推問修慚懼然以所白甚有墜終亦是脩

人餉魏武一栝酪魏武噉少許蓋頭上題合字以示眾眾莫能解次至楊修修便噉曰公教人

噉一口也。復何疑。

魏武嘗過曹娥碑下。楊修從。碑背上見題作黃  
絹幼婦外孫。鰲曰。八字。魏武謂修曰。解不。答曰。  
解。魏武曰。卿未可言。待我思之。行三十里。魏武  
乃曰。吾已得。令修別記所知。修曰。黃絹。色絲也。  
於字爲絕。幼婦。少女也。於字爲妙。外孫。女子也。  
於字爲好。鰲曰。受辛也。於字爲辭。所謂絕妙好  
辭也。魏武亦記之。與修同。乃歎曰。我才不及卿。  
乃覺三十里。

會稽典錄曰。孝女曹娥者。上虞人。父盱。能撫節按歌。婆娑樂神。漢安

二年迎伍君神沂濤而上爲水所淹不得其尸  
娥年十四號慕思肝乃投瓜于江存其父尸曰  
父在此瓜當沈旬有七日瓜偶沈遂自投於江  
而死縣長度尙悲憐其義爲之改葬命其弟子  
邯鄲子禮爲之作碑異苑曰陳留蔡邕避難過  
吳讀碑文以爲詩人之作無詭妄也因刻石旁  
作八字魏武見而不能了以問羣僚莫有解者  
有婦人浣於汾渚曰第四車解旣而禰正平也  
衡卽以離合義解之或  
謂此婦人卽娥靈也

楊德祖爲主簿時操旣平漢中欲討劉備而不  
得進欲守又難爲功護軍不知進止操出教唯  
曰雞肋外曹莫能曉德祖曰夫雞肋食之則無  
所得棄之則殊可惜公歸計決矣乃令白外稍



嚴俄操廻師時人服其幾決

按原本又載魏武征袁本初治裝餘

有竹片數十斛咸長數寸衆欲燒除太祖思可

為竹裨楯而未言馳使問主簿楊修修答與太

祖心正同衆服其悟顧惇量按後魏武終以脩

前後漏泄言教交關諸侯收殺之則敏悟之人

保身正不

可不慎也

王敦引軍垂至大桁明帝自出中堂温嶠為丹

陽尹帝令斷大桁故未斷帝大怒瞋目左右莫

不悚懼按晉陽秋鄧紀皆云敦將至嶠燒朱雀

橋以阻其兵而云未斷大桁致帝怒大

為譌謬一本云帝自勸嶠入召諸公來嶠至不

一本作噉飲帝怒此則近也

謝但求酒炙王導須臾至徒跣下地謝曰天威

在顏遂使温嶠不容得謝嶠於是下謝帝廼釋

然諸公共歎王機悟名言

郗司空在北府桓宣武惡其居兵權南徐州記曰徐州人

多勁悍號精兵故桓温常曰京口酒可飲箕可用兵可使郗於事機素暗遣

賧詣桓方欲共獎王室脩復園陵世子嘉賓出

行於道上聞信至急取賧視竟寸寸毀裂便回

還更作賧自陳老病不堪人間欲乞閒地自養

宣武得賧大喜即詔轉公督五郡會稽太守晉陽

秋曰大司馬將討慕容暐表求申勸平北將軍愔及袁真等嚴辦愔以羸疾求退詔大司馬領

愔所任按中興書愔辭此行温責其不從轉授會稽世說爲謬

王東亭作宣武主簿嘗春月與石頭兄弟

石頭桓遐

小字中興書曰遐字伯道温長子也仕至豫州刺史乘馬出郊時彦同遊

者連鑣而進惟東亭嘗前行數十步人莫之解

俄而石頭等疲乘輿回諸人皆似從官獨東亭

奕奕在前

宋文帝時到彦之北伐甲兵資實甚盛

南史曰到彦之

字道豫彭城武原人楚大夫屈到後也爲豫州刺史鎮歷陽元嘉七年侵魏回軍焚舟步至彭城

及敗還委棄蕩盡武庫一空一日上與群臣

宴有荒外降人在列上問庫部郎顧琛庫中仗

猶有幾許琛詭對有十萬人仗上既問而悔得

琛對甚喜沈約宋書曰顧琛字弘璋吳郡吳人

司徒左西曹掾琛謹確不尚浮華起家

州從事駙馬都尉累遷尚書庫部郎

梁時有沙門訟田武帝大署曰貞有司未辯徧

問莫知劉顯曰貞文字為與上人帝忌出之書梁

曰劉顯字嗣芳沛國相人父驪晉安內史顯幼

聰敏當世號曰神童好學博涉多通仕至平西

諮議

參軍

蕭彥瑜嘗與御宴醉伏筵中武帝以棗投之彥



瑜取栗擲上。正中面。帝動色。言汝那得如此。豈

有說也。彦瑜答曰。陛下投臣以赤心。臣敢不報

以戰栗。上悅。南史曰。蕭琛字彦瑜。南蘭陵人。祖

琛少明悟。有才辯。與梁武有舊。仕至特進。金紫大夫。

劉士章為南康相。南史曰。劉繪字士章。彭城安

初為齊高帝行參軍。仕梁為大司馬從事中郎。郡人有姓賴居穢里。投

刺謁士章。士章嘲之曰。君有何穢而居穢里。此

人應聲答曰。未審孔子何闕而居闕里。括地志

曲阜西南三里。有闕里。中有孔子宅。水經註曰。孔廟東南五百步。有雙石闕。故名闕里。

世說補 卷上 百夜青書屋

祖元珍北史曰祖瑩字元珍范陽道人祖嶷馮翊太守父季真中書侍郎瑩八歲能誦

詩書父母恐其耽書成疾瑩密藏火父母寢燃火讀書以才名拜太學博士歷國子祭酒黃門

侍郎為彭城王參軍北史曰彭城王勰獻文皇帝子敏而耽學雅好屬文時

尚書令王肅曾於省中詠悲平城詩詩云悲平城驅馬入

雲中陰山常晦雪荒松無罷風彭城甚嗟其美欲使更詠乃失

語云悲彭城詩肅因戲云何意悲平城為悲彭

城也祖在坐即云有所悲彭城王公自未見耳

肅云可為誦之即應聲曰悲彭城楚歌四面起

屍積石梁亭血流睢水裏彭城退謂祖曰卿定

是神口今日不得卿幾為吳子所屈

張說女嫁盧氏女嘗為其舅求官說不語但指

指牀龜

史記龜筮傳曰南方老人用龜支牀足行二十餘歲老人死移牀龜尚生不死

龜能行氣導引也

示之歸告其夫曰舅得詹事矣

龜筮傳曰

灼龜觀兆變化無窮是以擇賢而用占焉易曰占事知來以龜示知為占事也

令狐相鎮淮海日

唐書曰令狐綯字子直父楚官至僕射綯太和四年登進

士第開成初為左拾遺累官至吏部尚書右僕射咸通三年節度淮南

嘗遊大明

寺西壁題云一人堂堂二曜同光泉深尺一點

去冰傍二人相連不欠一邊三梁四柱烈火燃

除却雙鉤兩日全諸賓幕莫能辨有支使班蒙

曰一人非大字乎二曜者日月非明字乎尺一

者十一寸非寺字乎點去冰傍水字二人相連

天字不欠一邊下字三梁四柱而烈火無字兩

日除雙鉤比字得非大明寺水天下無比乎衆

皆洗然張又新水記載陸羽次第二

湖南馬希範五代史楚世家曰馬希範字寶規

好學善詩文士廖光圖徐仲雅李臯唐同光中

入貢莊宗五代史曰莊宗諱存勗本沙陀之種

祖國昌唐咸通中以功賜姓李氏父



克用封晉王存勗有奇問洞庭廣狹山海經曰

表善騎射代梁有天下洞庭乃沅

澧之交瀟湘之淵九江之口對曰洞庭至狹若

楚志曰洞庭湖闊數百里車駕南巡止可飲馬莊宗拊背嘉之

陶穀使南唐書十二字於驛壁曰川中狗百姓

眼虎撲兒御廚飯觀者不悟聶崇義解之曰川

中狗蜀犬百姓眼民目虎撲兒瓜子御廚飯官

食蓋獨眠孤館四字也凌迪知萬姓統譜曰陶

謙有詩名歷三州刺史父煥夷州刺史穀幼有

俊才仕五代周為翰林學士宋興歷禮刑戶三

部尚書遷學士承旨乾德初郊祀法物制度多

所裁定聶崇義洛陽人舉三禮五代時累官博

士校定公羊春秋周顯德中進司業兼太常博士世宗以宗廟祭器漸失規式命檢討纂書以聞宋初又上二禮圖凡宗廟禮制多所更定

夙惠

賓客詣陳太邱宿太邱使元方季方炊客與太邱論議二人進火俱委而竊聽炊忘著筭飯落釜中太邱問炊何不餽元方季方長跪曰大人與客語乃俱竊聽炊忘著筭飯今成糜太邱曰爾頗有所識不對曰彷彿志之二子俱說更相易奪言無遺失太邱曰如此但糜自可何必飯

也

陳太邱與友期行。期日中。過中不至。太邱舍去。去後乃至。元方時年七歲。門外戲。客問元方尊君在不。答曰。待君久不至。已去。友人便怒曰。非人哉。與人期行。相委而去。元方曰。君與家君期日中。日中不至。則是不信。對子罵父。則是無禮。友人慚。下車引之。元方入門不顧。

陳元方年十一時。候袁公。袁公問曰。賢家君在太邱。遠近稱之。何所履行。元方曰。家君在太邱。

疆者綏之以德弱者撫之以仁恣其所安久而

益敬袁公曰孤往者嘗為鄴令正行此事不知

卿家君法孤孤法卿父檢衆漢書袁氏諸公未  
知誰為鄴令故闕其文

以俟通元方曰周公孔子異世而出周旋動靜

萬里如一周公不師孔子孔子亦不師周公按元

本又載客有問季方足下家君有何功德而荷  
天下重名季方曰吾家君譬如桂樹生泰山之  
阿上有萬仞之高下有不測之深上為甘露所  
霑下為淵泉所潤當是時桂樹焉知泰山之高  
淵泉之深不知  
有功德與無也

賈逵年十歲暗誦六經父曰吾未嘗教汝汝安

法



得三墳五典而讀之。曰：姆嘗抱于籬落邊，聽隣

家讀書，因誦之耳。當時號為聖童。

萬姓統譜曰：賈逵字梁道。

襄陵人。魏文帝時為豫州刺史。外修軍旅，內治民事。長吏不如法者，皆奏免之。帝曰：真刺史矣。

通運渠二百里。名賈侯渠。子充。

黃香幼聰穎，誦識六經，事母至孝。東師語曰：天

下無雙。江夏黃香。

萬姓統譜曰：黃香字文彊，安陸人。葉令兄之子。事親至孝。

夏月扇枕席，冬則以身溫被。九歲失母，思慕憔悴。太守劉護召署門下，甚見愛敬。香博學經典，能文章。京師號曰：天下無雙。肅宗詔管樞機，而香亦祇勤物務，憂公如家。

徐孺子年九歲，嘗月下戲。人語之曰：若令月中

無物當極明邪。五經通議曰：月中有兔蟾蜍者，何？月陰也。蟾蜍亦陰也。而與兔

並明。陰繫於陽也。徐曰：不然。譬如人眼中有瞳子，無此

必不明。

黃子琰少即辯惠。建和中嘗日食京師不見子

琰。祖太尉以狀聞。太后詔問所食多少。太尉思

其對而未知所况。子琰年七歲在側曰：何不言

日食之餘如月之初。東觀漢記曰：黃琬字子琰，

祖香，祖瓊並有高名。後漢書曰：瓊為司徒，琬以

公孫拜童子郎。時司空盛允有疾，太尉遣子琰  
候問。會江夏大邦而蠻多士少。子琰奉手對曰

蠻夷猶夏責在司空因拂衣辭去官至司徒太尉與王允謀誅董卓不遂下獄死

孔文舉年十歲隨父到洛時李元禮有盛名爲司隸校尉詣門者皆僞才清稱及中表親戚乃通文舉至門謂吏曰我是李府君親旣通前坐元禮問曰君與僕有何親對曰昔先君仲尼與君先人伯陽有師資之親是僕與君奕世爲通好也元禮及賓客莫不奇之太中大夫陳韙後至人以其語語之韙曰小時了了大未必佳文舉曰想君小時必當了了韙大踈踏融別傳曰融四歲與

十言不  
卷三  
五方清言  
兄食梨。輒引小者。人問其故。答曰。小兒法當取小者。

孔融被收。中外惶怖。時融兒大者九歲。小者八

歲。二兒故琢釘戲。了無遽容。融謂使者曰。冀罪

止於身。二兒可得全不。兒徐進曰。大人豈見覆

巢之下。復有完卵乎。尋亦收至。魏氏春秋曰。融對孫權使。有訕

謂酒以成禮。不宜禁。由是惑衆。太祖收寘法焉。

謂酒以成禮。不宜禁。由是惑衆。太祖收寘法焉。

謂酒以成禮。不宜禁。由是惑衆。太祖收寘法焉。

謂酒以成禮。不宜禁。由是惑衆。太祖收寘法焉。

者乎。以此爲美談。無乃賊夫人之子與。蓋由好



奇情多而不知  
言之傷理也。

孔北海被收時，男方九歲，女纔七歲，以幼弱得全，寄住他舍。主人遺以肉汁，男飲之，女曰：今日之禍，豈得久活，何賴知肉味乎？或有言於曹操，收之，將加戮。女謂兄曰：若死而有知，得見父母，豈非至願，乃延頸就刑。按此又王本所補，可云所見異辭。

孫策年十四，詣袁術，俄而外通劉豫州來。蜀志曰：先

主東屯齊徐州牧陶謙表為豫州刺史。孫使求去，袁曰：劉豫州何若？答曰：英雄忌人，既出下東階，劉元德從西階。

上但得轉顧視孫足下行殆不復能前

張純吳書曰張純字元基敦之子補廣都尉張儼吳德令治有異政

日張儼字子節吳人晉皓日今南北通好

行對日皇皇者華被其榮耀磨厲鋒鐸思不辱命既至賈充裴秀荀勗等欲傲以所不知而不

能屈僕射羊祜尚書何禎並結縞帶之好朱異吳志曰朱異字季文

以父任為郎拜騎都尉代桓領兵從父即據俱童少知名嘗同詣驃

騎將軍朱據吳志曰朱據字子範吳郡吳人

官郎中時選曹尚書之據以為天下未定宜以功覆過棄瑕取用舉

清厲濁足以沮勸若一時黜懼有後咎豔不聽據欲試之語日老

卒敗

鄙相聞饑渴甚矣夫。驟裏以迅驟爲功。鷹隼以輕疾爲妙。其爲吾各賦一物。然後入坐。三人皆

隨曰賦成。據大笑悅。嚴賦犬曰守則有嚴。出則有獲。韓盧宋鵲。書名竹帛。

純賦席曰。席以冬設。簞爲夏施。揖讓而坐。君子攸宜。異賦弩曰。南嶽之幹。鍾山之銅。應機命中。

獲隼高墉。

何晏七歲。明惠若神。魏武奇愛之。因晏在宮內。欲以爲子。晏乃畫地。令方自處其中。人問其故。

答曰。何氏之廬也。魏武知之。卽遣還。魏略曰。晏父蚤亡。太

祖爲司空時。納晏母。其六時。秦宜祿子阿鯁亦隨母在宮。並寵如子。常謂晏爲假子也。

諸葛靚在吳時年十四於朝堂大會孫皓問卿  
字仲思何所為思對曰在家思孝事君思忠朋  
友思信如斯而已

中朝有小兒父病行乞藥主人問病曰患瘧也

主人曰尊侯明德君子何以病瘧俗傳行瘧鬼

人故光武嘗謂景丹曰嘗聞壯士不病瘧大將軍反病瘧耶答曰來病君子

所以為瘧耳

王戎年七歲時嘗與諸小兒遊矚看道邊李樹

有子扳折諸小兒競走之惟戎不動人問之答



曰樹在道邊而多子此必苦李取之信然

鍾毓兄弟小時值父晝寢因共偷服藥酒其父時覺且託寐以觀之毓拜而後飲會飲而不拜既而問毓何以拜毓曰酒以成禮不敢不拜又問會何以不拜會曰偷本非禮所以不拜

鍾毓鍾會少有令譽年十二三魏文帝聞之語其父繇勅見毓面有汗帝問面何以汗毓對曰戰戰惶惶汗出如漿復問會何以不出汗對曰戰戰慄慄汗不得出帝兩悅之

梁國楊氏子九歲甚聰慧孔君平詣其父父不在乃呼兒出為設果果有楊梅孔指以示兒曰此是君家果兒應聲答曰未聞孔雀是夫子家

禽  
會  
平  
三  
文  
帝  
開  
之  
請

愍懷太子少便聰慧武帝甚愛之六七歲時宮中嘗夜失火武帝登樓望之太子牽上衣裾使入闈中上問其故太子對曰暮夜倉卒宜備非常不宜親近火光令照見人主

晉書曰愍懷太子通字熙祖惠

帝張子幼聰慧武帝愛之恒在左右嘗從帝觀豕牢言於帝曰豕甚肥何不殺以享士而使久

廢五穀。帝嘉其意，卽便烹之。因撫其背，謂廷尉傅祗曰：「此兒當興我家。」嘗對羣臣稱太子似宣帝。於是令譽公流於天下。

晉明帝數歲，坐元帝膝上。有人從長安來，元帝問洛下消息，潛然流涕。明帝問何以致泣，具以東渡意告之。因問明帝：「汝意謂長安何如？」曰：「遠。」答曰：「日遠，不聞人從日邊來，居然可知。」元帝異之。明日，集群臣宴會，告以此意，更重問之。乃答曰：「日近。」元帝失色曰：「何故異？」昨日之言邪？」答曰：「舉目見日，不見長安。」

衛玠年五歲神爽聰令祖太保璿曰此兒有異

常人顧吾年老不及見其大爾李氏逸書曰此兒當是吾家第

一流人物謝尚年八歲神悟夙成父琨嘗攜之見客或曰

此兒意坐之顏回也尚答曰坐無尼父焉別顏

回亦不無息怒然司空顧和與時賢共清言張元之顧敷是中外

孫年並七歲顧愷之家傳曰敷字祖根吳郡吳人滔然有大成之量仕至著作郎

二十三在牀邊戲于時聞語神情如不相屬瞑於

三

三



燈下二兒共敘客主之言都無遺失顧公越席而提其耳曰不意衰宗復生此寶

張英興

元

之年八歲虧齒先達知其不常故戲之

曰君口中何爲開狗竇張荅曰正使君輩從此中出入

張元之顧敷皆少而聰惠和並知之而嘗謂顧勝親重偏至張頗不懋于時張年九歲顧年七歲和與俱至寺中見佛般泥洹像弟子有泣者有不泣者和以問二孫元謂被親故泣不被親

故不泣。敷曰不然。當由忘情。故不泣。不能忘情。

故泣。大智度論曰。佛在陰菴羅雙樹間。入般涅。槃臥北首。大地震動。諸有學人。僉然不樂。

郁伊交涕。諸無學人。但念諸法。一切無常。

孫齊由齊莊二人。小時詣庾公。公問齊由何字。

答曰字齊由。公曰欲何齊邪。曰齊許由。孫潛字齊由。太

原人中興書曰。潛盛長子也。豫章太守殷仲堪下討王國寶。潛時在郡。逼為咨議參軍。固辭不

就。遂以憂卒。齊莊何字。答曰字齊莊。公曰欲何齊。曰

齊莊。周公曰何不慕仲尼而慕莊周。對曰聖人

生知。故難企慕。庾公大喜。小兒對。孫放別傳曰。放字齊莊。監

君次子也。卒  
長沙王相。

孫盛為庾公記室參軍。從獵將其三兒俱行。庾公不知。忽於獵場見齊莊。時年七八歲。庾謂曰：君亦復來邪？應聲答曰：所謂無小無大。從公于

邁。

張蒼梧是張憑之祖。嘗語憑父曰：我不如汝。憑

父未解。所以蒼梧曰：汝有佳兒。

張蒼梧碑曰：君諱鎮。字義遠。吳

國吳人。忠恕寬明。簡正貞粹。泰安中除蒼梧太守。討王含有功。封典道縣侯。憑時年

數歲。斂手曰：阿翁詎宜以子戲父。

王子敬數歲時嘗看諸門生檇菹見有勝負因

曰南風不競

春秋傳曰楚伐鄭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

無功門生輩輕其小兒迺曰此郎亦管中窺豹時

見一斑子敬瞋目曰遠慚荀奉倩近愧劉真長

遂拂衣而去

韓康伯數歲家酷貧至大寒止得襦母殷夫人

自成之令康伯捉熨斗謂康伯曰且著襦尋作

複幘兒云已足不須複幘也母問其故答曰火

在熨斗中而柄熱今既著襦下亦當煖故不須



耳母甚異之。知爲國器。

簡文崩。孝武年十餘歲。立至。瞑不臨。左右啓。依常應臨。帝曰。哀至則哭。何常之有。

晉孝武年十二。時冬天。晝日不著複衣。但著單練衫五六重。夜則累茵褥。謝公諫曰。聖體宜令有常。陛下晝過冷。夜過熱。恐非攝養之術。帝曰。

晝動夜靜。

老子曰。躁勝寒。靜勝熱。此言夜靜寒宜重。肅也。

謝公出歎曰。

上理不減先帝。

簡文帝善言理也。

桓宣武薨。桓南郡年五歲。服始除。桓車騎與送。

故文武別。桓冲別傳曰冲字元叔温弟也累遷車騎將軍都督七州諸軍事因

指語南郡此皆汝家故吏佐元應聲慟哭酸感

傍人車騎每自目己坐曰靈寶成人當以此生

還之鞠愛過於所生

宗元幹小時叔父少文問其所志元幹答曰願

乘長風破萬里浪。孫巖宋書曰宗慤字元幹南陽沮人兄泌娶妻始入門夜

被劫慤年十四挺身與拒眾皆披散叔少文素著高節子弟以文義為業慤任氣好勇不為鄉

曲所知

王養。秦小字年數歲時祖母集諸孫姪散棗栗於

牀羣兒競取之。秦獨不動。祖母問其故。曰：不取

自當得賜。

梁書曰：王泰字仲通，幼敏悟，好學，手所抄寫二千許卷，及長，通溫、和、雅家。

人不可見喜愠之色，與王筠齊名。沈約常曰：王有養炬，謝有覽舉，炬即筠小字也。

李百藥七歲時，中書舍人陸叡嘗過其父德林，

有讀徐陵文者云：刈瑯琊之稻，坐客並不識其

事。百藥進曰：傳稱邠人藉稻。

左傳昭公十八年。

注云：邠

國在瑯琊開陽縣，人皆服其機穎。

謝元正幼便聰惠。

陳書曰：謝貞字元正，陳郡陽夏人。晉太傅安九世孫。父蘭

以孝義稱。貞少有至性。仕始興王錄事參軍。

八歲為春日閒居詩，從

舅尚書王筠梁書曰王筠字元禮琅琊臨沂人祖僧虔齊司空父楫大中大夫筠

年十六為芍藥賦甚美官至太子詹事奇其有佳致謂所親曰此

兒方當大成至如風定花猶落乃追步惠連矣

南史曰惠連十歲能屬文

蘇頲年五歲唐詩紀事曰蘇頲字廷碩幼敏悟一覽至十言吏侍馬載曰古稱一

日千里蘇生是矣長安中為中書裴談孟啓本舍人父子同在禁筦開元中為相

談中宗朝御史大夫崇奉常過其父唐詩紀事曰頲父瓌釋氏妻悍妒談畏如嚴君

字昌容武功人以正頲方誦庾信枯樹賦避談立朝相中睿二宗

字諱因易其韻曰昔年移柳依依漢陰今看搖



落淒愴江滄樹猶如此人何以任周書曰庾信與徐陵文並

綺豔世號徐庾體枯樹賦曰昔年移柳依依漢南今看搖落淒愴江潭樹猶如此人何以堪

皆歎異之鄭棨開天傳信記曰瓌初未知頊處頊壞頊擁篲趨庭遺墜文書客取視之乃詠崑崙奴詩也瓌出客問何人非足下宗族庶孽邪

若如禮收舉必蘇氏之令子也瓌自是稍親之適有人獻兔瓌乃召頊詠之立呈詩瓌大驚驟

加敬禮由是學問日新文章蓋代及上平內難制詔無非頊出代稱小許公也

高定是貞公郢之子年七歲時唐書曰高定小字董二聰明絕倫

人以其幼惠多以小字呼之尤精王氏易著易外傳二十二卷讀書至牧誓

問奈何以臣伐君貞公曰應天順人耳又問用

世先甫

卷三

大之形助者順也上帝陛下母負女心不用命用命則賞命天不用命則戮正是順人與天也

命賞於祖不用命戮於社豈是順人貞公不能

對唐書曰高郢字公楚渤海滄人九歲通春秋能屬文登茂才異行科授華陰尉累官中書

侍郎

劉晏以神童為秘書省正字時年十歲稱為國

瑞上召入宮中貴妃抱置膝上與之巾櫛上問

汝為正字正得幾字晏對曰餘字皆正唯有朋

字不正上大奇之萬姓統譜曰劉晏字士安雷州人元宗封泰山晏八歲獻

頌帝奇其幼即授太子正字累遷京兆尹總大

體不苛代宗立拜相領常平使理財甚有績効後為楊炎所誣賜死天下冤之

嚴挺之薄妻而愛其子武武年八歲詢其母曰

大人常厚元英挺之妾未嘗慚省何至於斯母曰

汝父嫌吾寢陋枕席數宵卽懷汝自後相棄語

罷悽咽武亦憤惋候父出元英方睡持小鐵鎚

擊碎其首挺之歸驚愕左右抵言小郎君戲運

鎚而致此挺之呼武曰汝何戲之甚武曰焉有

天朝人士厚其侍妾困辱兒之母乎故須擊殺

非戲也父曰真嚴挺之兒唐書曰嚴挺之華陰人

體質昂藏雅有吏幹姚崇深器異之又與張九齡善張欲引之同居相位謂之曰李尙書深承聖眷足下宜一造

門挺之素負氣竟不肯詣深為林甫所嫉子武神氣雋爽敏於聞見幼有成人之風官劍南西川節度使按此不可為訓不聞傳稱申生世子之其平為人子者不可以不知春秋

開元間悉召能言佛道孔子者相答禁中有員

倣九歲升座詞辯注射坐人皆屈帝異之曰半

千孫固應耳文苑傳曰員半千晉州臨汾人本名餘慶王義方謂之曰五百年一

賢足下當之因改名半千睿宗朝崇文館學士因問童子豈有類若者

乎倣跪奏有臣舅子李泌帝即馳召之泌至帝

方與張說觀奕因使說試其能說請賦方圓動

靜泌逡巡曰願聞其略說因曰方若棋局圓若



棋子動若棋生。靜若棋死。泌卽答曰。方若行義。

圓若用智。動若騁材。靜若得意。說因賀帝得奇。

童帝大悅。曰。是子精神。要大於身。唐書曰。李泌字長源。少聰

敏。博涉經史。精究易象。善屬文。以王佐自負。天寶中。上書召見。待詔翰林。楊國忠忌之。潛遁名山。以習隱自適。肅宗至靈武。泌自嵩穎赴行在。陳古今成敗之機。延致臥內。動皆顧問。泌稱山人。固辭官秩。特以散官寵之。

寇萊公七歲詠華山詩云。只有天在上。更無山

與齊。舉頭紅日近。回首白雲低。其師謂其父曰。

賢郎聲口不凡。他年怎不作宰相。

賢郎聲口不凡。他年怎不作宰相。

世說補 卷二  
楊大年。年十一。太宗皇帝聞其名。召對便殿。授秘書省正字。且曰。卿久離鄉里。得無念父母乎。對曰。臣見陛下。一如見父母。上嘆賞久之。

王元澤數歲時。客有以一獐一鹿同籠以獻。問元澤何者是獐。何者爲鹿。元澤實未識。良久對曰。獐邊者是鹿。鹿邊者是獐。客大奇之。宋史曰。雩字元

澤。安石子。安石執政。除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

毘陵丁常任。淳熙間爲郎。時年十三。冬至日。上殿奏對。孝宗曰。曉來雲物甚奇。卿見否。對曰。豈

惟臣見之四海萬姓皆見之矣

萬姓統譜曰：萬姓卿季父

明孝宗廿盤之舊常任博學強記累官戶部侍郎極論復讐大義盡言無諱後以大中大夫寶

謨閣待制致仕爵晉陵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壽八十三卒於家

岳柱年八歲時

元史曰岳柱字止所一字兼山自幼容止端嚴性穎達有遠識

至大中授集賢學士

觀畫師何澄

圖繪寶鑑曰何澄長沙人工畫神佛畫陶

母剪髮圖指陶母手中金釧詰之曰有此可易

驚即易之

世受... 命... 流...

...

...

...

...

...



世說新語補卷第十三

豪爽

趙溫居常嘆曰大丈夫當雄飛安能雌伏

范曄後漢

書曰溫字子柔蜀郡成都人先是趙典為衛尉典兄子謙謙弟溫相繼為三公

孔北海居家失勢賓客日滿其門愛才樂士常

若不足每歎曰坐上客常滿尊中酒不空吾無

憂矣

王大將軍年少時舊有田舍名語音亦楚武帝

喚時賢共言伎藝事人皆多有所知唯王都無

所關意色殊惡。自言知打鼓吹。帝令取鼓與之。於坐振袖而起。楊槌奮擊。音節諧捷。神氣豪上。傍若無人。舉坐嘆其雄爽。

王處仲世許高尙之目。嘗荒恣於色。體爲之敝。左右諫之。處仲曰。吾乃不覺爾。如此者甚易耳。乃開後閤。驅諸婢妾數十人出路。任其所之。時人歎焉。鄧粲晉紀曰。敦性簡脫。口不言財。其存尙如此。

王處仲每酒後。輒詠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魏武樂府以如意打唾壺。壺口盡缺。

晉明帝欲起池臺元帝不許帝時爲太子

武士一夕中作池比曉便成今太子西池是也

丹陽記曰西池孫登所創吳史所稱西苑也明帝修復之耳

王大將軍始欲下都處分樹置先遣參軍告朝

廷諷旨時賢祖車騎尙未鎮壽春曠目厲聲語

使人曰卿語阿黑敦小字何敢不遜催攝回去須

臾不爾我將三千兵槩腳令上王聞之而止劉辰

翁云樹置似謂檻致容有通用

桓宣武平蜀集叅僚置酒於李勢殿巴蜀縉紳

莫不來萃桓既素有雄情爽氣加爾日音調英

發敘古今成敗由人存亡繫才其狀磊落一坐

歎賞既散諸人追味餘言于時尋陽周馥曰恨

卿輩不見王大將軍中典書曰馥周撫孫也字湛隱有將略曾作敦掾劉

辰翁云馥心不服桓故稱王以抑桓然桓實勝王

桓公讀高士傳至於陵仲子便擲去曰誰能作

此溪刻自處皇甫謐高士傳曰陳仲子字子終齊人

王世將高朗豪率王丞相庾太尉遊于石頭會

世將至爾日迅風飛颿世將倚船樓長嘯神氣



甚逸丞相謂太尉曰世將爲復識事太尉曰正

足舒其逸耳

王廙別傳曰廙字世將祖覽父正廙性倨傲不合已者而拒之故爲

物所疾加平南將軍

桓宣武與殷劉談不如甚喚左右取黃皮袴褶

上馬舞稍數迴或向殷或擬劉意氣始得雄

王右軍爲會稽內史謝公就乞牋紙右軍檢校

庫中有九萬悉以乞謝公桓宣武聞之曰逸少

不節

謝公作宣武司馬屬門生數十人於田曹中郎

趙悅子司馬察屬名曰悅悅子以告宣武宣武

云且為用半趙俄而悉用之曰昔安石在東山

縉紳敦逼恐不豫人事况今自鄉選反違之耶

陳林道在西岸陳逵別傳曰逵字林道穎川許昌人祖淮太尉父眈光祿大夫

達少有幹以清敏立名襲封廣陵公黃都下諸

門郎西中郎將領梁淮南二郡太守

人共要至牛渚會陳理既佳人欲共言折陳以

如意拄頰望雞籠山歎曰孫伯符志業不遂吳錄

曰長沙桓王策少有雄姿風氣年十九而襲業

眾號孫郎平定江東為許貢刺客射破其面引鏡

自照謂左右曰面如此豈可復立功乎乃謂張

昭曰中國方亂夫以吳越之眾三江之固足以

觀成敗公等善相吾弟呼大皇帝授以印綬曰  
舉江東之衆決機於兩陳之間卿不如我任賢  
使能各盡其心我不如卿慎勿  
北渡語畢而薨年二十有六於是竟坐不得

談

桓石虔司空豁之長庶也

豁別傳曰豁字剛子  
溫之弟累遷荊州刺

史贈  
司空

小字鎮惡年十七八未被舉而童隸已呼

爲鎮惡郎嘗住宣武齋頭從征枋頭車騎沖沒  
陳左右莫能先救宣武謂曰汝叔落賊汝知不  
石虔聞之氣甚奮命朱辟爲副策馬於數萬衆  
中莫有抗者徑致沖還三軍歎服河朔後以其

名斷瘧中興書曰石虔有才幹有史學累有戰功仕至豫州刺史贈後軍將軍

王司州在謝公坐詠入不言兮出不辭乘回風

兮載雲旗離騷九歌少語人云當爾時覺一坐

無人劉辰翁云此復何足語人

桓元西下入石頭外白司馬梁王奔叛續晉陽秋曰梁

王珍之字景度中興書曰初桓元篡位國人有孔璞者奉珍之奔尋陽義旗既興歸朝廷仕至

以太常卿元時事形已濟在平乘上笳鼓並作直

高詠云簫管有遺音梁王安在哉阮籍詠懷詩

李永和杜門却掃絕迹下帷棄產營書手自刪



削每歎曰丈夫擁書萬卷何假南面百城北史曰李

謚字永和少好學周覽百氏初師小學博士孔璠數年後璠還就謚請業同門生為之語曰青

成藍藍謝青師何常在明經徵拜著作佐郎解

以授弟郁詔許之州再舉秀才公府二辟並不

就唯以琴書為業有絕世之心及

卒博士孔璠等奏謚為貞靜處士

裴寬罷郡西歸宋祁唐書曰寬聞喜人性通敏

登樓見人於後圃有所塗藏者訪是裴參軍居

問狀答曰寬義不以苞苴污家適有人以鹿為

餉致而去不敢自欺故瘞之說嗟異妻以女天  
寶中歷仕至戶部尚書御史大夫李林甫惡之  
貶睢陽太守遷東見一士坐樹下甚貧與語奇  
海入為禮部尚書  
之舉一船金帛盡與之此人不辭登舟奴婢偃

蹇者輒鞭之。乃張徐州也。唐書曰：張建封字本立，鄧州南陽人，客隱

兗州。父价，建封少喜文章，能辯論，慷慨尚氣。自許以功名顯，湖南觀察使韋之晉辟授兵曹參

軍，不樂職，輒去。馬燧雅知之，表為判官。擢監察御史，李希烈平，以功進御史大夫。徐泗濠節度

使治徐凡十年，一軍大治。下皆畏悅，士往如歸。

李白，錢希白南部新書曰：李白山東人，父任城尉，因家焉。少與魯中諸生孔巢父、韓沔、裴

政、張叔明、陶沔隱於徂徠山，號竹溪六逸。天寶中，遊會稽，與吳筠隱剡中，筠徵赴闕，薦之於朝。

待詔翰林，唐書曰：白有逸才，志氣宏放，飄然有超世之心。元宗欲造樂府新詞，召白，白已醉，臥

酒肆，召入，以水灑面，即秉筆成十餘章。上嘉之，嘗沉醉殿上，引足令高力士脫靴，由是斥去。浪

迹江湖，嘗月夜乘舟，自采石達金陵，衣宮錦袍，舟中笑傲，傍若無人。後坐永王璘事，長流夜郎。

遇赦還卒登華山落雁峰山海經曰太華之山削成而四方高五千

於宣城直上晴霽可觀曰此處呼吸之氣想通帝坐

史記曰中端門門左右掖門門內恨不攜謝眺

六星諸侯也其內五星五帝座詩品曰眺奇章秀句

驚人詩來搔首問青天爾往往警道至為後進

士子之所嗟慕

滕達道微時東都事略曰滕元發字達道東陽人范仲淹見而奇之神宗朝拜翰

林學士性疎達在上前論事如家人父子言無

文飾洞見肝膈神宗知其誠盡後力言新法之

害落職知筠州或以為且有後命元發曰天知

吾直上知吾忠吾何憂哉上章自訟有曰樂羊

無功謗書滿篋即墨何罪毀言日聞

上覽之釋然改知揚州卒謚章敏

館客常私就，俠邪飲。范病之一夕，候其出徑坐。

達道書室，明燭讀書。以俟其至，達道大醉竟入。

長揖問范公，讀何書。曰：漢書。復問：漢高帝何如。

人范逡巡走入。

文正公年譜曰：公諱仲淹，字希文，蘇州人。仁宗朝官至參知政

事謚文正

蘇子美豪放不羈，好飲酒。

宋史曰：蘇舜欽字子美，參知政事，易簡之

孫慷慨有大志。范仲淹薦試集賢校理，監進奏

院。舜欽娶宰相杜衍女，衍時與仲淹富弼在政

府，多引用。一時聞人，御史中丞王拱辰等不便

其所為。會進奏院祠神，舜欽輒鬻故紙，公錢召

妓樂會客，拱辰廉得之，諷其屬劾奏。因搖動衍

舜欽坐，自盜除名。既放廢，寓居吳中，買水石作



滄浪亭益讀書自喜時發憤懣於歌詩往往驚人在外舅杜祁公家

曰杜衍字世昌越州山陰人擢進士甲科歷龍圖學士刑部侍郎樞密副使每夕讀

書以一斗為率公深以為疑密使覘之子美讀

漢書張良傳至良與客徂擊秦皇帝撫掌曰惜

乎擊之不中遂滿引一大白又讀至良曰始臣

起下邳與上會於留此天以授陛下又撫案曰

君臣相遇其難如此復舉一大白公笑曰有如

此下酒物一斗不足多也

容止

世說新語 卷之三 七 茂青書屋

陸子春姿容如玉威儀秀異吳地記曰陸閎字子春吳郡吳人陸

暢之光武嘗登臺見而偉之歎曰南方故多佳

人

魏明帝使后弟毛曾與夏侯元共坐時人謂兼

葭倚玉樹魏志曰元為黃門侍郎與毛曾並坐元甚耻之曾形於色明帝恨元左遷

羽林

何平叔美姿儀面至白魏明帝疑其傅粉正夏

月與熱湯麤既嗽大汗出以朱衣自拭色轉皎

然

劉季和嘗言荀令君

典略曰荀彧字文若潁川人爲漢侍中守尚書令彧

爲人美偉折節待士坐不累席薨謚曰敬侯以其名德高追贈太尉

至人家坐處

常三日香

襄陽記曰劉季和性愛香嘗上厠還跨過香爐上主簿張坦曰人名公作

俗人不虛也季和曰荀令君至人家坐處三日香坦曰古有好婦人患而捧心頓眉見者皆以

爲好其鄰醜婦法之見者走公便欲使下官遁走邪季和大笑以是知坦

時人目夏侯太初朗朗如日月之入懷李安國

積唐如玉山之將崩

魏略曰李豐字安國衛尉李義子也識別人物海內

注意明帝得吳降人問江東聞中國名士爲誰以安國對之是時豐爲黃門郎改名宣上問安

國所在左右公卿卽具以豐對上曰豐名乃被於吳越邪仕至中書令爲晉王所誅

嵇康身長七尺八寸風姿特秀

康別傳曰康土木形骸不加飾

厲而龍章鳳姿天質自然在羣形之中便自知非常之器

見者歎曰蕭蕭蕭

蕭爽朗清舉或云蕭蕭如松下風高而徐引山

公曰嵇叔夜之爲人也巖巖若孤松之獨立其

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將崩

裴令公目王安豐眼爛爛如巖下電

潘岳妙有姿容好神情少時挾彈出洛陽道婦

人遇者莫不連手共縈之左太冲絕醜亦復效

岳遨遊於是羣嫗齊共亂唾之委頓而返

語林曰安



仁至美每行老嫗以果擲之滿車張孟陽至醜每行小兒以瓦石投之亦滿車二說不同

王夷甫容貌整麗妙於談元恒捉白玉柄麈尾

與手都無分別

潘安仁夏侯湛並有美容喜同行時人謂之連

璧

孟覲與兄昶並美風姿時人謂之雙珠

南史曰  
覲字彥

重平昌安邱人曾稽太守兄昶衛將軍

裴令公有儻容姿一旦有疾至困惠帝

晉書曰  
帝諱衷

武帝太子在位十七年中壽而崩

使王夷甫往看裴方向壁臥

聞王使至，強回視之。王出，語人曰：「雙眸閃閃，若巖下電，精神挺動，體中故小惡。」

裴令公有雋容儀，脫冠冕，麤服亂頭，皆好。時人以爲玉人，見者曰：「見裴叔則，如玉山上行，光映照人。」

有人語王戎曰：「嵇延祖，卓卓如野鶴之在雞羣。」  
答曰：「君未見其父耳。」康也。

劉伶身長六尺，貌甚醜，頰而悠悠，忽忽，土木形

骸。

陸士龍好笑嘗著縷幘上船水中自見其影便

大笑不已幾落水

驃騎王武子濟是衛玠之舅雋爽有風姿見玠

輒嘆曰珠玉在側覺我形穢

衛玠從豫章至下都人久聞其名觀者如堵牆

玠先有羸疾體不堪勞遂成病而死時人謂看

殺衛玠玠別傳曰玠在羣伍之中寔有異人之望齟齬時乘白羊車於洛陽市上咸曰

誰家璧人於是家門州黨號為璧人按永嘉流

人名曰玠以永嘉六年五月六日至豫章其年  
六月二十日卒此則玠之南度豫章四十五日  
豈暇至下都而亡乎且諸書皆云玠亡在豫章

而不云在下都也。按衛叔寶以與謝幼輿劇談得病補見文學注不須此紛紛也。

王丞相見衛洗馬曰。居然有羸形。雖復終日調

暢。若不堪羅綺。西京賦曰。始徐進而羸形似不勝乎羅綺。

有人詣王太尉。遇安豐大將軍丞相在坐。往別

屋。見季允平子。石崇金谷詩敘曰。王詡字季允瑯邪人。夷甫弟也。任至修武令。

還語人曰。今日之行。觸目見琳琅珠玉。

庾公道王尼。非唯事事勝人。布置須眉亦勝人。

我輩皆出其轅下。中興書曰。王尼字孝孫。洛陽覆沒。避亂江夏。王澄時為荆

州。見之欣喜。厚供給之。



周伯仁道桓茂倫欽崎歷落可笑人

庾子嵩長不滿七尺腰帶十圍積然自放

周侯說王長史父

王氏譜曰訥字文開太原人祖默尚書父祐散騎常侍訥

始過江仕形貌既偉雅懷有槩保而用之可作

諸許物也

祖士少見衛君長云此人有旄仗下形

庾太尉在武昌秋夜氣佳景清使吏殷浩王胡

之之徒登南樓理詠音調始道聞函道中有屐

聲甚厲定是庾公俄而牽左牝十許人步來諸

賢欲起避之。公徐云：諸君少住。老子於此處興復不淺。便據胡牀。與諸人詠謔。竟坐甚得任樂。後王逸少下。與丞相言及此事。丞相曰：元規爾時風範。不得不小積。右軍答曰：唯邱壑獨存。

王敬豫有美形。問訊王公。王公撫其肩曰：阿奴恨才不稱。又云：敬豫事事似王公。

王右軍見杜弘治。歎曰：面如凝脂。眼如點漆。此神仙中人。時人有稱王長史形者。蔡公曰：恨諸人不見杜弘治耳。

劉尹道桓公鬢如反狷皮眉如紫石稜自是孫

仲謀司馬宣王一流人

宋明帝文章志曰温嶠所賞故名温吳志

曰孫權字仲謀策弟也漢使者劉琬語人曰吾

觀孫氏兄弟雖並才秀明達皆祿祚不終唯中

弟孝廉形貌魁偉骨體不恒有大貴之表

晉陽秋曰宣王天姿傑邁有英雄之略

王敬倫風姿似父作侍中

劭別傳曰劭字敬倫丞相導第五子清貴

簡素研味元蹟累遷尚書僕射吳國內史加授桓公公服從大門入

桓公望之曰大奴固自有鳳毛

林公道王長史歛衿作一來何其軒軒韶舉

時人目王右軍飄如遊雲矯若驚龍

王長史嘗病親踈不通林公來守門人遽啓之

曰一異人在門不敢不啓王笑曰此必林公語林

曰諸人嘗要阮光祿共詣林公阮曰欲聞其言惡見其面此則林公之形信當醜異

或以方謝仁祖不乃重者桓大司馬曰諸君莫

輕道仁祖企腳北窓下彈琵琶故自有天際真

人想晉陽秋曰丞相嘗曰堅石拏脚枕琵琶有天際想堅石尙小名

王長史爲中書郎往敬和許爾時積雪長史從

門外下車步入尙書著公服敬和遙望歎曰此

不復似世中人



簡文作相王時與謝公共詣桓宣武王珣先在  
內桓語王卿嘗欲見相王可住帳裏二客既去  
桓謂王曰定何如王曰相王作輔自然湛若神  
君公亦萬夫之望不然僕射何得自沒僕射謝安  
海西時諸公每朝朝堂猶暗唯會稽王來軒軒  
如朝霞舉海西公奕

謝車騎道謝公遊肆復無乃高唱但恭坐捻鼻  
顧眄便自有寢處山澤間儀劉辰翁云意態略似但不成語

謝公云見林公雙眼黯黯明黑孫興公見林公

稜稜露其爽

庾亮與諸弟入吳欲住亭中宿諸弟先上見羣  
小滿屋都無相避意長仁曰我試觀之乃策杖  
將一小兒始入門諸客望其神姿一時退匿

有人歎王恭形茂者云濯濯如春月柳

按張緒當年及

劉尹高風兩條見賞譽中何不與此並列作楊柳故實

謝晦美風姿善言笑眉目分明鬢髮如墨時謝  
混風鑒爲江左第一常與晦同在宋武帝前帝  
目之曰一時頓有兩玉人

有人詣謝益壽言向在劉丹陽坐見一客殊毛

謝曰正是我家阿瞻益壽混小字

王景文風姿為一時之冠袁粲歎曰景文非但

風流可悅乃舖殿亦復可觀有客及識謝混者

曰景文方謝叔源則為野父矣粲惆悵曰恨眼

中不見如此人續世說曰朱孝武選侍中四人並以風貌王或謝莊為一雙阮

辭何偃為一雙

梁武平建鄴朝士皆造之謝景滌時年二十意

氣閒雅瞻視聰明梁武目送良久謂徐勉曰覺

此生芳蘭竟體南史曰謝覽字景滌年二十為太子舍人

獨孤信舉止風流曾於天津橋上風吹帽簷側

觀者塞路萬姓統譜曰獨孤信雲中人美容儀善騎射從西魏孝武入關累官大

伯封魏國公信博雅有奇謀大略為時所重其三女一為周明帝后一為隋文帝后一為唐高

母祖

張昌宗以姿貌幸楊再思曰人言大郎似蓮花

乃蓮花似六郎耳通鑑唐紀中宗十三年十一月周以張昌宗為散騎常侍

張易之為司衛少卿昌宗易之年少美姿容太

平公主薦之入侍禁中皆得幸于太后嘗傳朱粉衣錦繡賞賜不可勝紀武承嗣三思懿宗宗楚客晉卿皆候其門庭爭執鞭撻謂易之為五



郎昌宗爲六郎二十一年秋七月周以楊再思  
爲內史再思爲相專以諛媚取容司禮少卿張  
同休易之之兄也嘗召公卿宴集酒酣戲再思  
曰楊內史面似高麗再思欣然卽剪紙帖巾反  
披紫袍爲高麗舞舉座大笑

自新

周處年少時兇彊俠氣爲鄉里所患時人號又

義興水中有蛟山中有躡跡一作額虎並皆暴犯

百姓義興人謂爲三橫而處尤劇或說處殺虎

斬蛟實冀三橫唯餘其一處卽刺殺虎又入水

擊蛟蛟或浮或沒行數十里處與之俱經三日

三夜鄉里皆謂已死更相慶竟殺蛟而出聞里

人相慶始知為人情所患有自改意乃自吳尋

二陸平原不在正見清河具以情告并云欲自

修改而年已蹉跎終無所成清河曰古人貴朝

聞夕死况君前途尚可且人患志之不立亦何

憂令名不彰邪處遂改厥終為忠臣孝子晉陽秋曰

處仕晉為御史中丞多所彈糾氏人齊萬年反

乃令處距萬年伏波孫秀欲表處母老處曰忠

孝之道何當得兩全乃進戰斬首萬計弦絕矢

盡左右勸退處曰此是吾授命之日遂戰而沒

戴淵少時遊俠不治行檢嘗在江淮間攻掠商

旅陸機赴假還洛輜重甚盛淵使少年掠劫淵

在岸上據胡牀指麾左右皆得其宜淵既神姿

峰穎雖處鄙事神氣猶異機於船屋上遙謂之

曰卿才如此亦復作劫邪淵便泣涕投劍歸機

辭厲非常機彌重之定交作筆薦焉虞預晉書曰機薦淵

於趙王倫曰蓋聞繁弱登御然後高墉之功顯

孤竹在肆然後降神之曲成伏見處士戴淵砥

節立行有井渫之潔安窮樂志無風塵之慕誠

東南之遺寶朝廷之貴璞也若得寄跡康衢必

能結軌驥騄耀質廊廟必能垂光瑜璠夫枯岸

之民果於輸珠潤山之客烈於貢玉蓋明暗星

形則庸識所甄過江仕至征西將軍

也倫即辟淵

齊高帝有故吏竺景秀嘗以過繫作部高帝語

荀伯玉卿比看景秀否答曰數往候之備加責

謂景秀言若許某自新則吞刀刮腹飲灰洗胃

帝善其言乃釋之南史曰伯玉字弄璋廣陵人仕宋為晉安王參軍永明元

年以事伏誅

張延符少不拘檢肆意畋遊父思曼請假還吳

始入西郭延符正獵左手臂鷹右手牽犬遙望

見思曼乃放鷹繼犬向舟而拜思曼曰一身兩

役無乃勞乎延符跪對曰充聞三十而立今二



十九矣請至來歲終身折節思曼曰過而能改

乃顏子矣明年番然易操尋師就學博覽古籍

鬱為名士劉璠梁典曰張充字延符父緒充該通老易能清言與從叔稷俱有令譽

歷殿中郎終吳郡太守

### 企羨

郭林宗遊京師當還鄉里送車千許乘李膺亦

在焉眾人皆詣大槐客舍而別獨膺與林宗共

載乘薄笨車上大槐坂觀者數百人引領望之

眇若松喬在霄漢王世懋云李郭舟車二事絕同世但知同舟事而不知此

庾徵君少給事縣庭郭林宗見而拔之勸遊學

宮遂為諸生傭後能講論自以卑第每處下坐

諸生博士皆就讐問由是學中以下坐為貴范

後漢書曰庾乘字世遊潁川鄆陵人徵辟並不起世號徵君

裴國寶晉諸公贊曰裴瓚字國寶楷之子才氣爽雋終中書郎世說曰正始中人士比

論以五荀方五陳八裴方八王以裴瓚方王敦是裴叔則子風神高邁

特為王萬子所重每從之遊萬子父安豐謂之

曰國寶初不來汝那得數往萬子曰國寶雖不

知綏綏自知國寶

王丞相拜司空桓廷尉作兩髻葛羣策杖路邊  
窺之歎曰人言阿龍超阿龍故自超阿龍丞不  
覺至臺門

王丞相過江白說昔在洛水邊數與裴成公阮  
千里諸賢共談道羊曼曰人久以此許卿何須  
復爾王曰亦不言我須此但欲爾時不可得耳

王右軍得人以蘭亭集序方金谷詩序又以已

敵石崇甚有欣色王羲之敘曰永和九年歲在  
癸丑暮春之初會于會稽山

陰之蘭亭修禊事也列序時人錄其所述右將  
軍司馬太原孫丞公等二十六人賦詩如左前

餘姚令會稽謝勝等十五人不能賦詩置酒各  
 三斗石崇金谷詩序曰余以元康六年從戎僕  
 卿出為使持節監清徐諸軍事征虜將軍荀別  
 廬在河南縣界金谷澗中或高或下有清泉茂  
 林眾果竹栢藥草之屬莫不畢備又有水碓魚  
 池土窟其為娛目歡心之物備矣時征西大將  
 軍祭酒王詡當還長安余與眾賢共送往澗中  
 晝夜遊宴屢遷其坐或登高臨下或列坐水濱  
 時琴瑟笙筑合載車中道路並作及往令與鼓  
 吹遞奏遂各賦詩以敘中懷或不能者罰酒三  
 斗感性命之不永懼凋落之無期故具列時人  
 官號姓名年紀又寫詩著後後之好事者共覽  
 之哉凡

二十人

王司州先為庾公記室參軍後取殷浩為長史  
 始到庾公欲遣王使下都王自啓求佳曰下官



希見盛德深源始至猶貪與少日周旋

孟昶未達時家在京口

晉安帝紀曰昶字彥達平昌人父叡中護軍昶

昶嚴有志局少為王恭所知豫義旗之勳遷丹陽尹盧循既下昶慮事不濟仰藥而死嘗

見王恭乘高輿被鶴氅裘于時微雪昶於籬間

窺之歎曰此真神仙中人

袁彥道

袁耽別見

有二妹一適殷深源一適謝仁祖

袁氏譜曰耽大妹名女皇適殷浩小妹名女正適謝尚

語桓宣武云恨不

更有一人配卿

王曇首

李延壽南史曰王曇首太保弘之弟幼有素尚兄弟分財曇首唯取圖書而已

十言補  
卷三  
大司馬屬王辟瑯琊王年十四五便歌諸妓向謝公靈稱歎

公甚欲聞之而王名家年少無由得聞諸妓又  
向王說謝公意謝後出東府土山上作伎王時  
作兩丸髻著袴褶騎馬往山下庾家墓林中  
作一曲歌于時秋月王因舉頭看北林卒曲便  
去妓白謝公曰此是王郎歌

謝叔源誅後及宋武受禪謝晦言曰陛下應天  
受命登壇日恨不得謝益壽奉璽綬帝亦歎曰  
吾甚恨之使後生不得見其風流

張新安少與顏光祿延之鄰居顏談議飲酒喧

呼不絕新安靜翳無言聲後顏於籬邊聞其與

客語設胡牀坐聽辭義清元顏指謂坐賓曰此

中有人由此不復酣叫南史曰張演四弟鏡承  
辯岱俱知名時謂張氏

五龍鏡名最高  
仕至新安太守

崔瞻才學風流為後來之秀北史曰瞻字彥侍  
通陵之子也

中李神儁晚年無子詔邢劭曰昨見崔陵兒便

為後生第一我遂無此物使人傷懷

仲長子光王績仲長先生傳曰先生諱子光字  
不唯自云洛陽人往來河東傭力自

給無室廬絕妻子開皇末始庵河渚間以息身  
 焉賣藥為業人莫之知也汾陰生游河渚一觀  
 而伏曰東方朔管輅不如也由是顯重守令至  
 者皆親謁先生辭以瘖疾未嘗交語著獨遊頌  
 河渚先生傳以自喻識者知其懸解人也其請  
 道者劔書老易二字示之彈琴餌藥以終其世  
 王通中說曰薛收問仲長子光子曰天人也收  
 曰何謂天天子曰眇然小乎所以屬於人曠哉  
 大乎獨能隱居北渚王無功愛其貞素徙與相  
 成其天

近唐書曰王績字無功絳州龍門人大業中授  
 揚州六合縣丞棄官結廬河渚以琴酒自樂  
 嘗躬耕東臯時人號東臯子或過酒肆動經數  
 日往往題壁作詩多為好事者諷詠臨終遺命  
 薄葬預自為墓誌

歐陽率更行見古碑

張懷瓘書斷曰歐陽詢字  
 信本長沙汨羅人官至太



子率更令善書筆力勁險篆體尤妙高麗國王  
愛其書遣使請焉神堯曰不意詢之書名遠播

夷是索靖所書羊愔能書人姓名曰燉煌索靖

草書抱朴子曰善書者中州則有索靖用古  
體飄乎若起鴻之乘勁風騰鱗之躡驚雲

馬觀之良久而去數百步復還下馬佇立疲倦

則布毯坐觀三日乃去

閻立本善畫朱景元唐朝名畫錄曰閻立本太宗

齊名於世至荊州見張僧繇舊迹曰定虛得名耳明

日又往曰猶近代佳手明日又往曰名下定無

虛士因坐臥觀之留宿其下宣和畫譜曰張僧繇吳人天監中官

右將軍以丹青馳譽于時嘗於金陵安樂寺畫  
 四龍不點目睛謂點之則驤騰而去人以爲誕  
 固請點之因爲落墨纔及二龍果雷電破壁徐  
 視畫已失矣獨二龍未點睛者在焉世謂僧繇  
 畫骨氣奇偉規模宏逸六法  
 精備當與顧陸並馳爭先

蕭穎士

李華撰穎士文集序曰蘭陵蕭穎士字  
 茂挺十九進士擢第淮南連帥表爲揚

州功曹君以文章制度爲己任時人咸以此許  
 之及卒門人謚爲文元先生唐詩紀事曰穎士  
 以拔獎後進爲任如李陽冰皇甫冉陸渭皆由  
 獎目爲名士天下推知人稱蕭功曹與李華齊  
 名世號  
 蕭李  
 有一僕事之十餘年每加箠楚輒百餘

不堪其苦人或激之使去其僕曰我非不能去

特愛其才耳

李冗獨異志曰穎士  
 常使一傭僕名杜亮

蘇司業

杜工部集曰蘇源明天寶中守東平召為國子司業祿山陷京師源明以病不

受偽官肅宗復兩京每謂當時名士曰僕不幸權考功郎中知制誥

生於衰俗所不恥者識元紫芝

寇萊公出入宰相三十年不營私第處士魏野

贈詩曰有官居鼎鼐無地起樓臺公南遷時北

使至內宴歷視諸宰執語譯者曰孰是無地起

樓臺相公

王聖塗灑水燕談錄曰陝右處士魏野與蒲中李濱俱有高節以吟詠相

善野於東郊鑿土室方丈蔭以修竹泉流其前曰樂天洞





世說新語補卷第十四

傷逝

龔勝死漢書曰龔勝字君賓楚人王莽徵之不食而死楚父老來弔哭

甚哀既而嘆曰薰以香自燒膏以明白煎嗟哉

龔生竟天天年非吾徒也徐州先賢傳曰楚老彭城之隱人也

陳蕃竇武為中官所害後漢書曰竇武字遊平扶風平陵人安豐戴侯

融之元孫也父奉定襄太守武少以經行著稱

桓帝拜城門校尉在位多辟名士清身疾惡禮

賂不通時國政多失內官專寵李膺杜密等為

黨事考逮武上疏出之靈帝立拜大將軍封聞

喜侯武既輔政有誅剪宦官之意與太傅陳蕃

共謀天下雄俊莫不延頸企踵思奮其力於是

盡收諸狡猾無狀者送北寺獄會王甫等共劫太后奪璽書率五營士討武武走圍殺之梟首洛陽都亭郭林宗哭之於野慟既而嘆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瞻烏爰止於誰之屋

范巨卿與張元伯為友 范曄後漢書曰張劭字元伯汝南人與范巨卿

交二人告歸鄉里式謂元伯曰後二年當還將過拜尊親見孺子焉其尅期日後期至元伯具以白母請設饌候之母曰千里結言爾何相信之審耶對曰巨卿信士必不乖違母曰若然當為爾醞酒至日巨卿果到升堂拜飲盡歡而別後元伯寢疾同郡郵君

章殷子徵晨夜省視元伯臨盡歎曰恨不見吾死友子徵曰吾與君章盡心於子是非死友復

欲誰求。元伯曰：若二子者，吾生友耳。山陽范巨卿，所謂死友也。元伯尋卒，范忽夢元伯，元冕垂纓，屣履而呼曰：巨卿，吾以某日死，當以爾時葬，永歸黃泉，子未我忘，豈能相及？范恍然覺悟，便往奔喪，未及到而喪已發，引柩不肯前，其母撫之曰：元伯豈有望邪？遂停移時，見有素車白馬號哭而來，母云：是必范巨卿也。巨卿既至，叩棺言曰：行矣，元伯死生異路，永從此辭。會葬，千人皆爲揮涕。范執紼引柩，喪乃得前。

謝承後漢書曰：式少尚節。

義游學京師。同業有長沙陳平子。與式未相見。被病將亡。謂其妻曰。范巨卿烈士。可託死。吾歿後。以尸埋巨卿戶前。裂素為書。以遺巨卿。時式出行。適還省。書愴然。向墳揖哭。以為死友。營護平子妻兒。身自送喪於臨湘。未至四五里。委素書於柩上。哭別而去。其兄弟尋求。不復見。

孔北海與蔡中郎素厚。蔡亡後。有虎賁士。貌類於蔡。北海每酒後。引與共坐。曰。雖無老成人。且有典型。

王仲宣好驢鳴。魏志曰。王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曾祖龔。父暢。皆為漢三公。粲

至長安。見蔡邕。邕奇之。倒屣迎。曰。此王公孫。有異才。吾不及也。吾家書籍盡。常與之。避亂荊州。依劉表。以粲貌寢通脫。不甚重之。太祖以從征吳道中卒。既葬。文帝臨其喪。



顧語同遊曰王好驢鳴可各作一聲以送之赴

客皆一作驢鳴驢鳴戴叔鸞母好驢鳴叔鸞每為作驢鳴以悅其母人之所好倘亦

同

王濬沖為尚書令著公服乘輅車經黃公酒壚

下過韋昭漢書注曰壚酒肆也顧謂後車客吾

昔與嵇叔夜阮嗣宗共酣飲於此壚竹林之遊

亦預其末自嵇生天阮公亡以來便為時所羈

繼今日視此雖近邈若山河

羊太傅好山水每風景必造峴山南雍州記曰峴山臨漢水

上望之隱然蓋諸山置酒言詠終日不倦嘗慨  
之小者而其名特著

然嘆息顧謂從事中郎鄒湛別見曰自有宇宙便

有此山由來賢達勝士登此遠望如我與卿者

多矣皆湮滅無聞使人悲傷如百歲後有知吾

魂魄猶應登此十道志曰祐沒襄人感其德立祠刻碑其上過者莫不流涕杜

預名其碑  
爲墮淚碑

孫子荆以有才少所推服唯雅敬王武子武子

喪時名士無不至者子荆後來臨屍慟哭賓客

莫不垂涕哭畢向靈牀曰卿常好我作驢鳴今

爲卿作體似聲真賓客皆笑孫舉頭曰使君輩存令此人死

陳述爲大將軍椽甚見愛重及亡郭璞往哭之極哀乃呼曰嗣祖焉知非福俄而大將軍作亂

如其言

陳氏譜曰述字嗣祖  
潁川許昌人有美名

王戎喪兒萬子山簡往省之王悲不自勝簡曰孩抱中物何至於此王曰聖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鍾正在我輩

王隱晉書曰戎子綏欲取裴道女綏旣蚤亡戎

過傷痛不許人求之  
遂至老無敢取者

簡服其言更爲之慟

一說是王

夷甫喪子  
山簡弔之

有人哭和長輿曰峨峨若干丈松崩

衛洗馬以永嘉六年喪謝鯤哭之感動路人永嘉

流人名曰玠以六年六月二十日亡葬南昌城

許徵慕東玠之薨謝幼輿發哀於武昌感慟不

自勝人問子何郵而致哀如是答曰棟梁折矣何得不哀咸和中丞相王公

教曰衛洗馬當改葬此君風流名士海內所瞻

可修薄祭以敦舊好玠別傳曰玠咸和中故遷於江寧

顧彥先平生好琴及喪家人常以琴置靈牀上

張季鷹往哭之不勝其慟遂徑上牀鼓琴作數

張季鷹往哭之不勝其慟遂徑上牀鼓琴作數



曲竟撫琴曰顧彥先頗復賞此不。因又大慟遂不執孝子手而出。

庾亮兒遭蘇峻難遇害諸葛道明女爲庾兒婦。

恢別傳曰恢字道明瑯邪陽都人祖誕司空父

靚恢少有令聞稱爲名賢避難江左中宗名補

主簿累遷尚書令庾氏譜曰既寡將改適與亮

庾亮子會娶恢女名文虎

書及之亮答曰賢女尚少故其宜也感念亡兒

若在初沒

庾文康亡何揚州臨葬云埋玉樹著土中使人

情何能己已

搜神記曰初庾亮病術士戴洋曰昔蘇峻事公於白石祠中許賽車

下牛從來未解爲此鬼所考不可救也明年亮  
果亡靈鬼志謠徵曰文康初鎮武昌出石頭百  
姓看者於岸歌曰庾公上武昌翩翩如飛鳥庾  
公還揚州白馬牽旛旄又曰庾公初上時翩翩  
如飛鷁庾公還揚州白馬牽旛  
車後連徵不入尋薨下都葬焉

王長史病篤寢臥燈下轉塵尾視之嘆曰如此

人曾不得四十及亡劉尹臨殯以犀柄塵尾著

柩中因慟絕濛別傳曰濛以永和初卒年三十

悼之雖友子之  
愛不能過也

支道林喪法虔之後精神實喪風味轉墜支遁傳曰

法虔道林同學也儻常謂人曰昔匠石廢斤於  
朗有理義遁甚重之

郢人莊子曰郢人堊漫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運斤斲之堊盡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

牙生輟弦於鍾子韓詩外傳曰伯牙鼓琴鍾子期聽之方鼓琴志在泰山

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太山莫景之間志在流水子期曰善哉乎鼓琴洋洋乎若流水鍾

子期死伯牙搯琴絕弦終身不復鼓推已外求良不虛也冥契既

逝發言莫賞中心蘊結余其亡矣卻後一年支

遂殞徐公勳然曰對墓窺不復

戴公見林法師墓支遁傳曰遁太和元年終於剡之石城山因葬焉曰

德音未遠而拱木已積冀神理緜緜不與氣運

俱盡耳王珣法師墓下詩序曰余以康寧二年命駕之剡石城山即法師邱也高墳鬱

世說補 卷十四 六 茂青書屋

為荒楚邱隴化為宿莽遺跡未滅而其人已遠感想平昔觸物悽懷其為時賢所惜如此

王子敬兄弟見郗公躡履問訊甚修外生禮及

嘉賓死皆著高屐儀容輕慢命坐皆云有事不

暇坐郗公慨然曰使嘉賓不死兒輩敢爾惜子超有

盛名且獲寵於桓溫故

王子敬與羊綏善綏清淳簡貴為中書郎少亡

王深相痛悼語東亭云是國家可惜人羊氏譜曰綏字

仲彥太山人父楷尚書郎綏仕至中書侍郎

王東亭與謝公交惡中興書曰珣兄弟皆婿謝氏以猜嫌離婚太傅既與



陶絕婚。又離妻。由是二族遂成仇讐。王在東閣謝喪，便出都詣子

敬道，欲哭謝公子。敬始臥，聞其言，便驚起曰：所

望於法護，王於是往哭。督帥刁約不聽，前曰：官

平生在時，不見此容，王亦不與語。直前哭甚慟。

不執末婢手而退。末婢，謝琰小字。琰字瑗度，安少子，開率有大度，為孫恩所

害。贈侍中司空。

羊曇少為謝太傅所知。晉書曰：羊曇，泰山人，知名士也。為謝公所愛重。

太傅亡後，羊輟樂彌年，行不由西州路。嘗因石

頭大醉，扶路唱樂，不覺至州門。左右白曰：此西

州門羊悲感不已以馬策叩扉詠曹子建詩曰

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邱曹子建慟哭而去

羊孚年三十一卒羊氏譜曰孚年四十一而卒桓元與羊欣

書曰賢從情所信寄暴疾而殞宋書曰欣字敬元太山南城人

少靜默秉操無競美姿容善笑言長於草隸羊氏譜曰孚即欣從祖祝予之嘆如

何可言公羊傳曰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子路祝予之嘆如

將亡夫子耳

王東亭亡後桓元道與會稽王道子書曰元琳

神情朗悟經史明徹風流之美公私所寄忽爾

喪失嘆惜之深豈惟風流相悼而已。

孝武山陵夕王孝伯入臨告其諸弟曰雖椁槨

惟新便自有黍離之哀

中興書曰烈宗喪會稽王道子執政寵幸王國

寶委以機任王恭入赴山陵故有此嘆

王子猷子敬俱病篤而子敬先亡

獻之以泰元十三年卒年

四十五子猷問左右何以都不聞消息此已喪矣

語時了不悲便索輿來奔喪都不哭子敬素好

琴便徑入坐靈牀上取子敬琴彈弦既不調擲

地云子敬子敬人琴俱亡因慟絕良久月餘亦

卒。幽明錄曰：泰元中，有一師從遠來，莫知所出。云人命應終，有生樂代者，則死者可生。若逼人求代，亦復不過少時。人聞此，咸怪其虛誕。王子猷、子敬、兄弟特相和睦。子敬疾屬續，子猷謂之曰：吾才不如弟，位亦通塞，請以餘年代弟。師曰：夫生代死者，以已年限有餘，得以足亡者耳。今賢弟命既應終，君侯算亦當盡，復何所代？子猷先有背疾，子敬疾篤，恒禁來往，聞亡，便撫心悲惋，都不得一聲。背即潰裂，推師之言，信而有實。

范蔚宗既被繫，上有白團扇甚佳，送令出詩賦。美句，曩攬筆書曰：去白日之昭昭，襲長夜之悠悠。

悠上為循覽，悽然。沈約宋書曰：范曄字蔚宗，順陽人也。少好學，善為文章。曉

音律，為高祖相國掾，稍遷太子詹事，坐與孔熙先等謀逆誅。



張思曼亡後從弟融齎酒於靈前酌酒慟哭曰  
阿兄風流頓盡

王威明亡後昭明與湘東王繹書曰威明風韻  
適正神峯標映千里絕迹百尺無枝實俊人也  
一爾過隙永歸長夜金刀掩錯長淮絕澗去歲  
冬中已傷劉子謂孝今茲寒孟復悼王生俱往

之傷信非虛說

南史曰王規字威明尚書騫之子也幼稱孝童年十二通五經

起家秘書郎天監中除中書黃門侍郎侍  
東宮為昭明太子所禮仕至太子中庶子

梁簡文

梁書曰帝諱綱字世纘武帝第三子侯景克建康帥兵入殿幽於永福省尋弑

之為侯景幽繫南史曰侯景字萬景宋之懷朔鎮人也初事爾朱榮高歡誅爾

朱氏遂為歡用歡死叛歸於梁太清二年題壁陷石頭城自稱漢王湘東王繹起兵斬之

自敘云有梁正士蘭陵蕭世纘立身行道終始

如一風雨如晦雞鳴不已弗欺暗室豈况三光

數至於此命也如何

崔浩誅後北史曰浩作國書立石銘以彰直筆北人忿毒搆浩於帝使有司案誅之

賈夸為之素服受鄉人弔唁嘆曰崔公死誰能

更容賈夸北史隱逸傳曰賈夸一名旭趙郡高邑人父邃慕容寶中書令夸少有大大

度孰好書傳未嘗以世務經心高尚不仕與崔浩為莫逆之交浩為司徒奏徵為中郎州郡逼

遣入京與浩相見。惟飲酒談敘。平生不及世利。浩投詔書於夸。懷夸曰。何足以此勞國士也。吾便將別。浩以夸所乘騾內之廐中。冀相維繫。夸遂託鄉人輸租者。謬爲御車出關。時朝法甚峻。夸旣私還。將有私歸之咎。浩仍相左右。始得無坐。經年。浩送夸本騾兼遺以所乘馬。爲書謝之。夸不受。其騾馬亦不復書。及浩沒。爲之素服。受鄉人弔唁。經一時乃止。

咸陽王窮極驕奢。姬妾數十。猶遠有簡娉以恣其情。後以叛誅。宮人爲之歌曰。可憐咸陽王。奈何作事誤。金牀玉几不能眠。夜蹋霜與露。洛水湛湛岸彌長。行人那得渡。其歌流傳江表。北人在南者。雖至富貴。茲歌奏之莫不灑淚。

北史曰咸陽王

禮魏獻文  
皇帝子也

雷宣徽頗涉道書因讀史廢書流涕曰功名者

貪夫之鈎餌橫戈開邊枝劍討叛死生食息之

不顧及其死也一棺戢身萬事都已悲夫東都事略

曰雷有終同州郃陽人殿中御史德驥子也以父任為萊蕪尉有平賊功授保信軍留後契丹

入寇真宗幸澶淵有終赴援威聲甚震名拜宣徽北院使

### 棲逸

王君公遭亂不去僧牛自隱僧謂平會兩家賣買之價時人

為之語曰避世嚮東王君公嵇康高士傳曰君公明易為郎言事



不用乃自汚與官婢通免歸詐狂僧牛口無  
二價後漢逢萌傳曰萌與平原王君公友善

蔣元卿舍中三徑唯羊仲求仲從之遊二仲皆

挫廉逃名之士司馬彪續漢書曰蔣詡字元卿父喪平者盈門後母疾之不得

止舊廬自作小菴於側往如舊

張仲蔚隱居平陵蓬蒿滿宅唯開一行徑三輔

曰仲蔚扶風人少與同郡魏景卿隱身不仕明天官博物好爲賦詩所居蓬蒿沒人

向子平讀易至損益卦易損卦曰二簋可用享損益盈虛與時偕行益

卦曰損上益下喟然嘆曰吾已知富不如貧貴民說無疆也

不如賤但不知死何如生耳爲子嫁娶畢敕家

事斷之云當如我已死與同好禽子夏俱遊五

嶽名山不知所終魏隸高士傳曰向長字子平禽慶字子夏二人相善慶隱

避不仕王莽通老易安貧樂道好事者更饋遺輒受之自足還餘如有不取也舉措必於中利

司空王邑辟之連年乃欲薦之於莽固辭乃止後漢書曰向長河內朝歌人

韓伯休采藥名山賣於長安市日不二價三十

餘年時女子從韓買藥守價不移女子怒曰公

是韓伯休那乃不二價伯休嘆曰我本避名今

女子皆知有我何用藥為乃遁入灞陵山中范

後漢書曰韓康字伯休京兆灞陵人桓帝以安車聘之康辭安車自乘柴車冒晨先使者發至

亭亭長以韓徵君當過方發人牛修道及見康  
柴車幅巾以爲田叟也使奪其牛卽釋駕與之  
有頃使者至奪牛翁乃徵君也使者欲奏殺亭  
長康曰此自老子與之亭長何罪乃止康因道  
遁以壽終

阮步兵嘯聞數百步蘇門山中忽有真人樵伐  
者咸共傳說阮籍往觀見其人擁膝巖側籍登  
嶺就之箕踞相對籍商略終古上陳黃農元寂  
之道下考三代盛德之美以問之屹然不應復  
敘有爲之教棲神導氣之術以觀之彼猶如前  
疑矚不轉籍因對之長嘯良久乃笑曰可更作

籍復嘯意盡退還半嶺許聞上噶然有聲如數

部鼓吹林谷傳響顧看迺向人嘯也

魏氏春秋曰阮籍常

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跡所窮輒慟哭而返嘗

遊蘇門山有隱者莫知姓名有竹實數斛杵曰

而已籍從之談太古無為之道論五帝三王之

義蘇門先生翛然曾不眴之籍乃嚶然長嘯韻

響寥亮蘇門先生乃適爾而笑籍既降先生之

然高呼有如鳳音籍素知音乃假蘇門先生之

論以寄所懷其歌曰日沒不周西月出丹淵中

陽精晦不見陰光代為雄亭亭在須臾厭厭將

復隆富貴俯仰間貧賤何必終竹林七賢論曰

籍歸遂著大人先生論所言皆胸懷問本趣大

意謂先生與己不異也存其長

嘯相和亦近乎目擊道存矣

李廡是茂曾第五子清貞有遠操而少羸病不



肯婚宦居在臨海住兄侍中墓下既有高名王

丞相欲招禮之故辟為府椽歛得賤命笑曰蔑

弘乃復以一爵假人文字志曰廡字宗子江夏鍾武人祖康秦州刺史父

重平陽太守世有名望廡好學善草隸與兄式齊名廡嘗為二府辟故號李公府式字景則思

理儒隱有平素之譽渡江累遷臨海太守侍中

阮光祿在東山蕭然無事常內足於懷阮裕別傳曰裕

居會稽剡山志存肥遁有人以問王右軍右軍曰此君近

不驚寵辱老子曰寵辱若驚得之若驚失之若驚雖古之沈冥何

以過此楊子曰蜀莊沈冥李軌注曰沈冥猶元寂泯然無迹之貌

何驃騎弟以高情避世而驃騎勸之令仕答曰

予第五之名何必減驃騎

中興書曰何準字幼道廬江潛人驃騎將

軍充第五弟也雅好高尚徵聘一無所就充位居宰相權傾人主而準散帶衡門不及世事於時名德皆稱之卒有女爲穆皇帝后贈光祿大夫子恢讓不受

南陽劉麟之高率善史傳隱於陽岐於時符堅臨江荊州刺史桓冲將盡訐謨之益徵爲長史遣人船往迎贈貺甚厚麟之聞命便升舟悉不受所餉緣道以乞窮乏比至上明亦盡一見冲因陳無用條然而退居陽岐積年衣食有無常

與村人共值已匱乏村人亦如之甚厚爲鄉閭

所安鄧粲晉紀曰麟之子驥南陽安衆人志存遁逸桓冲嘗至其家麟之方條桑謂冲

使君既枉駕光臨宜先詣家君冲遂詣其父父

命麟之然後乃還拂短褐與冲言父使麟之自

持濁酒菹菜供賓冲救人之父辭曰若使官

人則非野人之意也冲爲慨然至昏乃退因請

爲長史固辭居岐陽去道斥近人士往來必投

其家麟之身自供給贈致無所受去家百里有

孤嫗疾將死謂人曰唯有劉長史當埋我耳麟

壽卒

南陽翟道淵與汝南周子南少相友共隱於尋

陽庾太尉說周以當世之務周遂仕翟秉志彌

固其後周詣翟翟不與語晉陽秋曰翟湯字道淵南陽人漢方進之

後也篤行任素義讓廉潔饋贈一無所受值亂

多寇聞湯名德皆不敢犯尋陽記曰初庾亮臨

江州聞翟湯之風束帶躡屐而詣焉亮禮甚恭

湯曰使君直敬其枯木朽株耳亮稱其能言表

薦之徵國子博士不赴主簿張元

曰此君臥龍不可動也終於家

孟萬年及弟少孤居武昌陽新縣萬年遊宦有

盛名當世少孤未嘗出京邑人士思欲見之乃

遣信報少孤云兄病篤狼狽至都時賢見之者

莫不嗟重因相謂曰少孤如此萬年可死袁宏

士銘曰處士名陋字少孤武昌陽新人吳司空

孟宗後也少而希古布衣蔬食棲遲蓬草之下



絕人問之事。親族慕其孝。大將軍命會稽王辟之。稱疾不至。相府歷年虛位。而澹然無悶。卒不降志。時人竒之。

王右軍既去官。與東土人士營山水弋釣之娛。又與道士許邁共修服食。徧采名藥。不遠千里。遊東中諸郡名山。泛滄海。嘆曰。我卒當以樂死。道學傳曰。許邁字叔元。清虛接真。遐棲表志。所在往而不返。故改名遠遊。與王右軍父子爲世外之交。

康僧淵在豫章。去郭數十里。立精舍。旁連嶺帶長川。芳林列於軒庭。清流激於堂宇。乃閒居研

討希心理味庾公諸人多往看之觀其運用吐

納風流轉佳加已處之怡然亦有以自得聲名

乃興後不堪遂出

僧淵氏族所出未詳沈約撰晉書亦稱其有義學

戴安道既厲操東山

續晉陽秋曰達不樂當世以琴書自娛隱會稽剡山

國子博士

而其兄欲建式遏之功

戴氏譜曰遂字安邱譙國

人祖碩父綏有名位遂以武勇顯有功封廣陵侯任至大司農

謝太傅曰卿兄

弟志業何其太殊戴曰下官不堪其憂家弟不

改其樂

范宣未嘗入公門韓康伯與同載遂誘俱入郡

范便於車後趨下

續晉陽秋曰宣少尚隱遁家於豫章以清潔自立

許掾好遊山水而體便登陟時人云許非徒有勝情實有濟勝之具

張薦隱居頤志家有苦竹數十頃張於竹中為屋常居其中王右軍聞而造之張逃避竹中不

與相見

永嘉郡記曰樂成縣民張薦隱居頤志不應辟命一郡號為高士

郗尚書

中興書曰郗恢字道允高平人父曇北中郎將恢長八尺美鬚髯風神魁梧烈

宗器之以為藩伯之望自與謝居士善常稱謝太子左率擢為雍州刺史

慶緒識見雖不絕人可以累心處都盡

續晉陽秋曰謝

十言不  
數字慶緒會稽人崇信釋氏初入太平山中十  
餘年以長齋供養爲業招引同事化納不倦以  
母老還南山若邪中內史郗愔表薦之徵博士  
不就初月犯少微星一名處士星占云以處士  
當之時戴逵居剡旣美才藝而交游貴盛先敷  
著名時人憂之俄而敷死會稽人士以嘲吳人  
云吳中高士便是求死不得

王子猷常暫寄人空宅住便令種竹或問暫住  
何煩爾王嘯詠良久直指竹曰何可一日無此  
君

郭元瑜少有拔俗之韻

晉書曰郭瑀字元瑜敦煌人隱於臨松薤谷

張天錫遣使備禮徵之元瑜指翔鴻示使人曰



此鳥安可籠哉。

陶徵士嘗言五六月北窗下臥遇涼風暫至自

謂是羲皇上人。

宗少文好山水愛遠遊西陟荆巫南登衡嶽因

結宇衡山欲懷尚平

向平高士傳作尚平

之志有疾還江

陵嘆曰老疾俱至名山恐難徧觀唯當澄懷觀

道臥以遊之凡所遊履皆圖之於室謂人曰撫

琴動操欲令衆山皆響

宋書曰宗炳字少文南陽涅陽人祖承宜都太守

父繇之湘鄉令母同郡師氏聰辯有學義教授諸子炳居喪過禮為郡間所稱宋高祖辟主

簿答曰。棲邱飲谷三十餘年。刺史殷仲堪桓元屢辟。並不就。

孔淳之居會稽剡縣。性好山水。每有所遊。必窮

其幽峻。或旬日忘歸。宋書曰。孔淳之字彥深。魯郡人。祖愔尚書祠部郎父

樂秘書監徵不就。淳之少高尚。愛好墳籍。與徵

士載頤。王弘之及王敬弘等共為人外之遊。元

嘉初徵散騎郎不到。嘗遊山。遇沙門釋法崇。因留共止。遂

停三載。不覺老之將至。會稽舊志曰。竺法崇有律學。精於法華經。

江湛舉王景元為吏部郎。王與湛書曰。君平有

言。生我名者。殺我身。天爵猶滅。名安用。吏部郎

哉。其舉可陋。其事不經。非獨縉紳者不道。僕妾

皆笑之。因與湛告絕。足不踰閬十餘年。棲遲環

堵之室。苔草沒堵。皇雨謚高士傳曰。嚴遵字君平。蜀人。隱居不仕。賣卜於成

都市。日得百錢。自給。則閉肆下簾。以著書為事。有富人羅冲。為具車馬衣糧。君平曰。吾非不足

也。子奈何以不足助有餘。冲曰。吾有萬金子。無儻石。乃云有餘。不亦謬乎。君平曰。不然。吾宿子

家。人定而役未息。晝夜汲汲。未嘗有足。今我以卜為業。不下牀而錢自至。猶餘數百。不知所用

此非我有餘。子不足耶。冲大慚。君平嘆曰。益我貨者。損我神。生我名者。殺我身。時人服之。

顧長孺有隱操。齊書曰。顧黯字長孺。吳郡人。有隱操。與顧景怡。南

曰。顧歡字景怡。一字元平。吳興鹽官人。好黃老。通陰陽。為術數多驗。隱居不仕。於天台山開館

聚徒受業。者常百人。俱不就徵。景怡晚節。服食不與人通。

每旦出戶山鳥集其掌取食

謂與食不與人

魚復侯

南史曰魚復侯子響武帝第四子初封巴東王貶為魚復侯

為江州

厚餉遺宗敬微宗辭曰少有狂疾尋山採藥遠

來至此量腹而進松木度形而衣薜蘿淡然已

足豈容當此橫施

南史曰測字敬微南陽涅人炳之孫也性靜退不樂人間

居江陵欲遊名山齋老子莊子自隨子孫拜辭悲泣測長嘯不視遂往廬山

庾杲之清素自業食唯有葑菹藜藿生葑雜菜

或戲之曰誰謂庾郎貧食鮭常有二十七種

蕭子

顯齊書曰杲之字景行新野人祖深之雍州刺史父察司空參軍杲之少貞立韶令和閏善於



音叶。學涉文義起家。奉朝請太子右衛率。

孔稚圭風韻清疎門庭之內草萊不剪中有蛙

鳴稚圭曰以此當兩部鼓吹

南齊書曰孔稚圭字德璋會稽人少

涉學有美譽仕至太子詹事

王弘之性好釣魚上虞江有一處名三石頭弘

之常垂綸於此

會稽志曰上虞江源出剡縣

或問漁師得魚

賣否弘之答曰釣亦不得復不賣日夕載魚

入上虞郭經親故門各以一兩頭置門內而去

沈約宋書曰王弘之字方平瑯琊人宣訓衛尉鎮之弟少孤貧為外祖何準所養從叔獻之及

太原王恭甚貴重之後謝靈運顏延之並相欽重靈運與廬陵王義真賤曰會境既豐山水江左嘉遁並多居之但季世慕榮幽棲者寡或復才為時求弗獲從志若王弘之拂衣歸耕踰歷三紀孔淳之隱約窮岫自始迄今阮萬齡辭事就閒纂戎先業浙河之外棲遲山澤如斯而已既遠同義唐亦激貪厲競殿下愛素好古常若布衣每意昔聞虛想巖穴若遣一介有以相存真可謂千載盛美也初為衛軍參軍後屢徵太子庶子散騎常侍不就卒

陶貞白幼有異操年十歲得葛洪神仙傳晝夜

研尋便有養生之志謂人曰仰青雲覩白日不

為遠矣神仙傳曰洪弟子滕升常問洪曰古之

仙人者豈有其人乎洪曰秦阮倉所記數百人劉向所纂又七十一人今錄集以傳真識之士

王沙彌沙彌王暉小字北史曰暉字叔朗北海

帝以為儀同大將軍母終後遨遊鞏洛悅其山水圖經曰洛水出

洛南縣家嶺山經鞏縣入黃河蘇軾曰洛陽古帝都山川風氣清明盛麗居之可樂平川廣衍

東西數百里嵩山少室天壇王屋岡巒靡迤四顧可挹伊洛漣澗流出平地吸其山川之勝泉

上瞻瞻雖其間閭之人與王侯共之一畝之宮

貴冢巨族園圃亭與范陽盧元明北史曰元明字幼章范陽

觀之盛實甲天下字幼章范陽涿人涉歷羣書兼有文義風采閒潤進退可觀

中山王熙博識之士見而嘆曰盧郎有如此風神唯須誦離騷飲美酒自為佳士

太平中副李諧使梁南人稱之鉅鹿魏季景結侶同契往天陵山浩然有終焉之志北齊書曰魏季

世說新語 卷十四 平皮清書屋

景收族叔也。父鸞有容儀為奉車都尉。季景少孤清苦自立有文才官至大司農卿。

王無功有田十六頃在河渚間奴婢數人自課

種黍春秋釀酒養鳧鴈蒔藥草自供與仲長子

光服食養性欲見兄弟輒渡河還家遊北山東

臯著書自號東臯子

朱桃椎隱居不仕披裘帶索浮沉人間宋祁唐書曰桃

椎益州成都人竇益州遺以衣服逼為鄉正劉昫唐書曰竇曉字

士則周雍州牧鄧國公恭之子也武德三年為益州道行臺左僕射桃椎不言而

退逃入山中夏則裸形冬則樹皮自覆贈遺一



無所受。每織芒屨置路旁。見者皆言朱居士屨也。易米置本處。桃椎至夕取之。終不見人。

孔極侍郎朝迴遇雨。避於一叟之廡下。延入廳事。叟烏帽紗巾。逢迎甚恭。因備酒饌。一一精好。孔公借油衣。叟曰。某寒不出。熱不出。風不出。雨不出。未嘗置油衣也。孔公不覺頓忘宦情。

王摩詰貯蕙蘭。用黃磁斗。養以綺石。累年彌盛。

劉昫唐書曰。王維字摩詰。太原祁人。與弟縉俱有俊才。一門友悌。兄弟奉佛。居常蔬食。不如葷血。不衣文繡。得宋之問藍田別墅。在輞口。輞水周於舍下。竹洲花塢。與道友裴迪。浮舟往來。彈

琴賦詩嘯詠終日齋中無所有唯茶經酒日經案繩牀而已在京師退朝之後焚香獨坐以禪誦為事妻亡不再娶三十年孤居一室

顏真卿為湖州刺史

唐書曰真卿字清臣瑯邪臨沂人五代祖之推北齊

黃門侍郎真卿少有詞藻工書開元中進士四命為監察御史出為平原太守祿山反與從父兄杲卿討賊代宗立改尚書右丞封魯郡公以正直立朝為楊炎盧杞所忌遣諭李希烈不屈遇張志和來謁真卿以其舟敝漏請更之志和

曰願為浮家泛宅往來苕霅間

輿地志曰苕水發源自天目山

由獨松嶺合浮玉山山泉至吳興入於太湖苕霅者以其合苕溪前溪餘不溪北流四水為一溪故曰霅也又云四水激流霅然有聲謂之霅溪

許謹選放曠不拘小節與親友結宴花圃中未

嘗張幄設坐只使僮僕聚落花鋪坐下曰吾自

有花裯

原註按開元天寶遺事載此是學士許慎選而語林作謹選未知何據顧惇量

案恐是沿宋時考廟諱耳未知是否

種明逸至性嗜酒嘗種秫自釀每日空山清寂

聊以養和

澠水燕談曰種放字明逸舉進士不第隱於南山豹林谷學行高古性頗

嗜酒所居有林泉之勝景德中名至闕真宗欲大用固辭還山

林逋隱居孤山常畜兩鶴縱之則飛入雲霄盤

旋久之復入籠中逋嘗泛小艇西湖諸寺有客

至逋所居則一童子應門延客坐為開籠縱鶴

良久逋必棹小船而歸蓋常以鶴飛為客至之

驗歸田錄曰林逋字君復居杭州西湖之孤山

真宗聞其名賜號和靖處士詔長吏歲時勞

問逋工畫善為詩如草泥行郭

索山木呼釣輒頗為士夫所稱

蘇養直隱京口荃翁貴耳集曰蘇庠字養直父

遊震澤之詞為伯固作也養直屬玉雙飛水

滿塘之句亦見賞於坡坡呼為吾家養直

興問與徐師川同名養直不起師川造朝時便

道過養直留飲甚歡二公平日對奕徐高於蘇

是日養直拈一子笑視師川曰今日還須讓老



夫下此一著師川有愧色

宋史曰徐俯字師川以父禱死事授通直

郎張邦昌僭位遂致仕時工部侍郎何昌言與

弟昌辰避邦昌諱皆改名俯買婢為昌奴客至

即呼前驅使之高宗朝胡直孺江藻迭薦之名

為諫議大夫周輝清波雜志曰師川紹興初由

諫垣遷翰

苑贊機命



世說新語補卷第十五

賢媛

樂羊子遊學七年妻常躬勤養母又遠饋羊子

常有他舍雞謬入園中姑盜殺而食之妻對雞

泣而不餐姑怪問其故對曰自傷居貧使食有

他肉姑亦感悟棄去

列女傳曰河南樂羊子之妻不知何氏之女有盜欲

犯之先劫其姑妻舉刀自刎而死太守以聞以禮葬之號曰貞義

樂羊子嘗行路得遺金一餅還以與妻妻曰妾

聞志士不飲盜泉之水

古詩渴不飲盜泉水熱不息惡木陰廉者

不受嗟來之食。禮記曰齊大饑黔敖為食於路以待饑者有蒙秋戢屢買貿然

來曰嗟來食曰余唯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從而謝之不食而死仲尼曰其嗟也可去其謝

也可况拾遺求利以汙其行乎羊子大慚乃捐

金於野。不取向丸之文有蓋為

陳嬰者東陽人少修德行著稱鄉黨秦末大亂

東陽人欲奉嬰為主母曰不可自我為汝家婦

少見貧賤一旦富貴不祥不如以兵屬人事成

少受其利不成禍有所歸。史記曰嬰故東陽令史居縣素信為長者

東陽人欲立長乃請嬰嬰母見之乃以兵屬項梁梁以嬰為上柱國



漢成帝幸趙飛燕飛燕讒班婕妤祝詛於是考

問辭曰妾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修善尚不蒙

福為邪欲以何望若鬼神有知不受邪佞之訴

若其無知訴之何益故不為也漢書外戚傳曰成帝趙皇后本

長安宮人初生父母不舉三日不死乃收養之

及壯屬河陽主家學歌舞號曰飛燕帝微行過

主見而說之召入宮大得幸立為后班婕妤者

雁門人成帝初選入宮大得幸立為婕妤帝遊

後庭嘗欲與同輦婕妤好辭之趙飛燕譖許皇后

及婕妤好婕妤好對有辭致上憐之賜黃金百斤飛

燕嬌妬婕妤好恐見危中求供養太后於

長信宮帝崩婕妤好充奉園陵堯葬園中

袁隗妻後漢書袁安傳曰隗字次馬倫是季長

女列女傳曰班姬作女誡七篇馬融善之今少妻女習焉倫有名於世姊芝亦有才義

有才辯融家世豐豪裝遣甚盛隗問曰婦奉箕

帚而已何乃過珍麗乎對曰慈親垂愛不敢違

命君若欲慕鮑宣梁鴻之高妾亦請從少君孟

光之事矣列女傳曰鮑宣妻桓氏女也字少君宣嘗就少君父學父奇其清苦以女

妻之裝送甚盛宣不悅謂曰少君生富家習美飾而吾實貧賤不敢當禮妻曰大人以先生修

德守約故使賤妾侍執巾櫛既奉承君子唯命是從宣笑曰能如是是吾志也妻乃悉歸侍御

服飾更着短布裳與宣共挽鹿車歸鄉里隗又拜姑禮畢提甕出汲修行婦道鄉邦稱之隗又

曰弟先兄舉世以為笑今處姊未適先行可乎

曰妾姊高行殊邈未遭良匹不似鄙薄苟然

道而又問曰南郡學窮道奧文爲詞宗

融爲南郡太守

產所在之職輒以貨財爲損何邪對曰孔子大  
聖不免武叔之毀子路至賢猶有伯寮之愆家  
君獲此固其宜耳隗默然不能屈

曹公問蔡文姬聞夫人家先多墳籍猶能憶識  
之不文姬曰昔亡父賜書四千許卷流離塗炭  
罔有存者今所誦憶裁四百餘篇曹公言當使  
十吏就夫人寫之文姬曰妾聞男女之別禮不

親授乞給紙筆真草唯命於是繕寫送上文無

遺誤范曄後漢書曰蔡伯喈女名琰字文姬博學有才辨妙於音律適河東衛仲道夫亡

無子興平中喪亂為胡騎所獲沒於南匈奴左賢王十二年生二子曹公素與伯喈善遣使以

金璧贖之嫁與董祀

魏武帝崩文帝悉取武帝宮人自侍及帝病困

卞后出看疾太后入戶見值侍並是昔日所愛

幸者太后問何時來耶云正伏魄時過因不復

前而歎曰狗鼠不食汝餘死故應爾至山陵亦

竟不臨魏書曰武宣卞皇后瑯邪開陽人漢延熹三年生齊郡自亭黃氣滿室父敬侯



怪之以問卜者王越越曰此吉祥也年二十  
太祖納於譙性約儉不尚華麗有母儀德行

趙母嫁女女臨去敕之曰慎勿為好女曰不為

好可為惡邪母曰好尚不可為其况惡乎列女傳曰

趙姬者桐鄉令東郡虞躡妻潁川趙氏女也才

敏多覽躡既沒大皇帝敬其文才詔入宮省上

欲自征公孫淵姬上疏以諫作列女傳解號趙

母赤烏六年卒淮南子曰人有嫁其女而教之

者曰爾為善善人疾之對曰然則當為不善乎

曰善尚不可為而况不善乎景獻羊皇后曰此

言雖鄙可

以命世人

許允婦是阮衛尉女德如妹魏略曰允字士宗

崔贊俱發名於冀州仕至領軍將軍陳留志名

曰阮共字伯彥尉氏人清真守道仕魏至衛尉

世說新語

卿少子保字德如風儀雅潤有侈才而飭以名理仕至河內太守奇醜交禮竟

允無復入理家人深以為憂會允有客至婦令

婢視之還答曰是桓郎桓郎者桓範也魏略曰範字允

明沛郡人仕至大司農為宣王所誅婦云無憂桓必勸入桓果語

許云阮家既嫁醜女與卿故當有意卿宜察之

許便回入內既見婦即欲出婦料其此出無復

入理便捉裾停之許因謂曰婦有四德卿有其

幾周禮九嬪掌婦學之法以教九御婦德婦言

婦容婦工鄭注曰德謂貞順言謂辭令容婉婉功

謂絲枲婦曰新婦所乏唯容爾然士有百行君

有幾許云皆備婦曰夫百行以德爲首君好色不好德何謂皆備允有慚色遂相敬重

許允爲吏部郎多用其鄉里魏明帝遣虎賁收之其婦出誠允曰明主可以理奪難以情求旣至帝覈問之允對曰舉爾所知臣之鄉人臣所知也陛下檢校爲稱職與不若不稱職臣受其罪旣檢校皆官得其人於是乃釋允衣服敗壞詔賜新衣初允被收舉家號哭阮新婦自若云勿憂尋還作粟粥待頃之允至

許允為晉景王所誅門生走入告其婦婦正在

機中神色不變曰蚤知爾耳魏志曰初領軍與夏侯元李豐親善

有詐作尺一詔書以元為大將軍允為太尉共錄尚書事無何有人天未明乘馬以詔版付允

門吏曰有詔因便驅走允投書燒之不以關呈景王魏略曰明年李豐被收允欲往見大將軍

已出門允回遑不定中道遂取綉大將軍聞而怪之曰我自收李豐士大夫何為忽忽乎會鎮

北將軍劉靜卒以允代靜大將軍與允書曰鎮北雖少事而都典一方念足下震華鼓建朱節

歷本州此所謂着繡書行也會有司奏允前擅以厨錢穀乞諸併及其官屬減死徙邊道死魏

氏春秋曰允之為鎮北喜謂其妻曰吾知免矣妻曰禍見於此何免之有婦人集載阮氏與允

書陳允禍患所起辭甚酸愴門人欲藏其兒婦曰無豫諸兒



事後徙居墓所。景王遣鍾會看之。若才流及父當收兒以咨母。母曰：汝等雖佳，才具不多，率胸懷與語，便無所憂，不須極哀。會止，便止。又可少

問朝事，兒從之。會反以狀對，卒免。世語曰：允二子奇，字子太

猛字子豹，並有治理。晉諸公贊曰：奇，秦始中為太常丞。世祖嘗祠廟，奇應行事。朝廷以奇受害之門，不令接近。出為長史。世祖下詔述允宿望，又稱奇才，擢為尚書祠部郎。猛，禮學儒博，加有才識，為幽州刺史。

王公淵娶諸葛誕女入室，言語始交。王謂婦曰：新婦神色卑下，殊不似公休。婦曰：大丈夫不能

仿佛彥雲而令婦人比蹤英傑。魏氏春秋曰王廣字公淵王凌

子也有風量才學與傅嘏等名重當世魏志曰廣有志尚學行凌誅并死

王經少貧苦仕至二千石母語之曰汝本寒家

子仕至二千石此可以止乎經不能用為尚書

助魏不忠於晉被收涕泣辭母曰不從母敕以

至今日母都無憾容語之曰為子則孝為臣則

忠有孝有忠何負吾邪。世語曰經字彥偉清河人高貴卿公之難王沈

王業馳告文王經以正直不出因沈業申意後誅經及其母晉諸公贊曰沈業將出呼經不從

漢晉春秋曰曹髦將自討司馬昭經諫曰昔魯鄆不忍季氏敗走失國為天下笑今權在其門

久矣。朝廷四方皆爲之致死，不顧逆順之理。非一日也。且宿衛空闕，寸刃無有。陛下何所資用，而一旦如此。無乃欲除疾而更深之邪？髦不聽，後殺經，并及其母。將死，再泣謝母，母顏色不變。笑而謂曰：人誰不死？往所以止汝者，恐不得其所也。以此并命，何恨之有？下寶晉紀曰：經正直，不忠於我，故誅之。而世語既謂其正直，復云因沈業申意，何其相反乎？

山公與嵇阮一面契若金蘭。山妻韓氏，覺公與二人異於常交，問公。公曰：我當年可以爲友者，唯此二生耳。妻曰：負羈之妻，亦親觀狐趙，意欲

窺之可乎？

春秋傳曰：晉公子重耳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脇，欲觀其裸，浴而觀，僇負

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蚤自貳焉。

七 庚 青 書 卷

乃饋盤殮真璧焉。他日二人來，妻勸公止之宿。

具酒肉，夜穿墉以視之。達旦忘反。公入曰：二人

何如？妻曰：君才致殊不如，正當以識度相友耳。

公曰：伊輩亦常以我度為勝。晉陽秋曰：濤雅素

存事外而與時俯仰，嘗與阮籍嵇康諸人著忘

言之契。至於羣子屯蹇於世，濤獨保浩然之度。

王隱晉書曰：韓氏有才識，濤未仕時戲之曰：忍寒我當作三公，不知卿堪為夫人不耳。

賈充前婦是李豐女，豐被誅，離婚徙邊。婦人集

李氏名婉，字淑。後遇赦得還，充先已取郭配女。文豐誅徙樂浪

賈氏譜曰：郭氏名玉璜，即廣宣君也。武帝特聽置左右夫人，李氏



別住外不肯還充舍

晉諸公贊曰世祖踐阼李氏赦還而齊獻王妃欲令

充遣郭氏更納其母充不許為李氏築宅而不往來充母柳氏將亡充問所欲言者柳曰我教

汝迎李新婦尚不肯安問他事郭氏語充欲就省李充曰彼剛

介有才氣卿往不如不去郭氏於是盛威儀多

將侍婢既至入戶李氏起迎郭不覺脚自屈因

跪再拜既反語充充曰語卿道何物

晉諸公贊曰世祖以

李豐得罪晉室又郭氏是太子妃母無離絕之

理乃下詔勅斷不得往還而王隱晉書亦云充

既與李絕婚更取城陽太守郭配女名槐李禁

錮解詔充置左右夫人充母柳亦赦充迎李槐

怒攘臂責充曰判定律令為佐命之功我有其  
分李那得與我並充乃架屋永年里中以安李

槐晚乃知充出輒使人尋充詔許充置左右夫  
人充答詔以謙讓不敢當盛禮諸家之說並不  
同未詳孰是按原本又載李氏作女訓典式行  
於世李氏女齊獻王妃郭氏女惠帝后充卒李  
郭女各欲令其母合葬經年不決賈后廢李氏  
乃耐葬王本刪之即前註齊獻王妃與太子妃  
母俱不明矣今為補此大抵舊刻膠柱鼓瑟繁  
務脫訛並不點勘茲稍為刪潤尤冀簡該然一  
時走筆正未盡意也

李平陽名重秦州子永嘉流人名曰康字元中夏

名士於時以比王夷甫孫秀初欲立威權咸云

樂令民望不可殺減李重者又不足殺晉諸公贊曰孫

秀字俊忠瑯邪人初趙王倫封瑯邪秀給為近  
職小吏倫數使秀作書疏文才稱倫意倫封趙

秀徙戶為趙人。用為侍郎。信任之。晉陽秋曰。倫纂位。秀為中書令。事皆決於秀。為齊王所誅。

遂逼重自裁。初重在家。有人走從門入。出髻中

疏示重。重看之色動。入內示其女。女直叫絕了。

其意出則自裁。按諸書皆云。重知趙王倫作亂。有疾不治。遂以致卒。而此書乃

言自裁甚乖謬。且倫秀兇虐。動加誅夷。欲立威權。自當顯戮。何為逼令自裁。此女甚

高明。重每咨焉。

周浚作安東時。行獵。值暴雨。過汝南李氏。李氏

富足。而男子不在。有女名絡秀。聞外有貴人。與

一婢於內宰豬羊。作數十人飲食。事事精辦。不

聞有人聲密覘之獨見一女子狀貌非常浚因

求為妾父兄不許絡秀曰門戶殄瘁何惜一女

若連姻貴族將來或大益父兄從之八王故事曰浚字開

林汝南安城人少有才名大康初平吳自御史中丞出為揚州刺史元康初加安東將軍遂

生伯仁兄弟絡秀語伯仁等我所以屈節為汝

家作妾門戶計耳按周氏譜浚取同郡李伯宗女此云為妾妾耳汝若

不與吾家作親親者吾亦不惜餘年伯仁等悉

從命由此李氏在世得方幅齒遇

王汝南少無婚自求郝普女郝氏譜曰普字道匡太原襄城人仕



至洛陽太守司空以其癡會無婚處任其意便許之

魏氏志曰王昶字文舒仕至司空既婚果有令姿淑德生東海

遂為王氏母儀或問汝南何以知之曰嘗見井

上取水舉動容止不失常未嘗忤觀以此知之

汝南別傳曰襄城郝仲將門至孤陋非其所偶也君嘗見其女便求聘焉果高朗英邁母儀冠

族其通識餘裕皆此類

王渾妻鍾氏生女令淑武子為妹求簡美對而

未得有兵家子有儁才欲以妹妻之乃白母王

譜曰鍾夫人名琰曰誠是才者其地可遺然要

之太傅繇之孫

令我見武子乃令兵兒與羣小雜處使母帷中

察之既而母謂武子曰如此衣形者是汝所擬

者非邪武子曰是也母曰此才足以拔萃然地

寒不有長年不得申其才用觀其形骨必不壽

不可與婚武子從之兵兒數年果亡

王司徒婦鍾氏女太傅曾孫王氏譜曰夫人黃門侍郎鍾琰女

亦有俊才女德婦人集曰夫人有文才其詩賦頌諫行於世鍾郝為

娣姒雅相親重鍾不以貴陵郝郝亦不以賤下

鍾東海家內則郝夫人之法京陵家內範鍾夫

人之禮晉書曰：渾初襲父爵京陵侯。

陶公少有大志。家酷貧。與母湛氏同居。同郡范逵素知名。舉孝廉。投侃宿。於時冰雪積日。侃室如懸磬。而逵馬僕甚多。侃母湛氏語侃曰：汝但出外留客。吾自為計。湛頭髮委地下。為二髮賣。得數斛米。斫諸屋柱。悉割半為薪。剉諸薦。以為馬草。日夕遂設精食。從者皆無所乏。逵既歎其才辯。又深愧其厚意。明旦去。侃追送不已。且百里許。逵曰：路已遠。君宜還。侃猶不返。逵曰：卿可

去矣。至洛陽，當相為美談。侃迺返，達及洛，遂稱

之於羊晫。顧榮諸人大獲美譽。晉陽秋曰：侃父

女生侃，湛虔恭，有智算，以陶氏貧賤，緝績以資

給侃，使交結勝己。侃少為尋陽吏，鄱陽孝廉范

逵嘗過侃，宿時大雪，侃家無草，湛徹所卧薦，到

給陰截髮賣以供調。逵聞之，歎息，逵去，侃追送

之。逵曰：豈欲仕乎？侃曰：有仕郡意。逵曰：當相談

致過廬。江向太守張夔稱之，召補吏。舉孝廉，除

郎中。時豫章顧榮或責羊晫曰：君奈何與小人

同輿？晫曰：此寒俊也。王隱晉書曰：侃母既截髮

供客，聞者歎曰：非此母不生此子。乃進之於張

夔。羊晫亦簡之。後晫為十郡中正，舉侃為鄱陽

小中正始得上品也。

陶公少時作魚梁吏，嘗以坩餼餉母，母封餼付



使反書責侃曰汝爲吏以官物見餉非唯不益

乃增吾憂也

侃別傳曰母湛氏賢明有法訓侃在武昌與佐吏從容飲燕常有飲

限或勸猶可少進侃悽然良久曰昔年少曾有

酒失二親見約故不敢踰限及侃丁母憂在墓

下忽有二客來弔不哭而退儀服鮮異知非常

人遣隨視之但見雙鶴冲天而去幽明錄曰陶

公在尋陽西南一寨取魚自謂其池曰鶴門按

吳司徒孟宗爲雷池監以鯪餉母母不受非侃

也疑後人因

孟假爲此說

桓宣武平蜀以李勢妹爲妾甚有寵常著齋後

主始不知既聞與數十婢拔白刃襲之

續晉陽秋曰温

尚明帝女南康長公主

正值李梳頭髮委藉地膚色玉曜

不為動容。徐曰：國破家亡，無心至此。今日若能

見殺，乃是本懷。主慚而退。如記曰：温平蜀，以李勢女為妾，郡主兒妒。

不即知之。後知乃拔刃往李所，因欲斫之。見李

在廳梳頭，姿容端麗。徐徐結髮，歛手向主。神色

閒正，辭甚悽惋。主於是擲刀前抱之，曰：

阿子，我見汝亦憐，何況老奴。遂善之。

庾玉臺，希之弟也。希誅。中興書曰：希字始彥，司空冰長子。累遷徐兗二

州刺史。希兄弟貴盛，桓温忌之，諷免希官。遂奔

於暨陽。初，郭璞筮冰子孫必有大禍。唯固三陽

可以有後。故希求鎮山陽，弟友為東陽。希自家

暨陽，及温誅希，弟柔倩聞希難，逃於海陵。後還

京口，聚眾事將戮玉臺。玉臺，庾友小字。庾氏譜

敗，為温所誅。將戮玉臺。曰：友字惠彥，司空冰第

三子。歷中書郎。東陽太守。玉臺子婦，宣武弟桓豁女也。徒跣

即東陽太守。玉臺子婦，宣武弟桓豁女也。徒跣

求進。闔禁不內。女厲聲曰：「是何小人！我伯父門，不聽我前。因突入號泣，請曰：『庚玉臺常因人脚短三寸，當復能作賊不？』宣武笑曰：『婿故自急，遂原玉臺一門。』」

謝公夫人幃諸婢使在前作伎，使太傅暫見，便

下幃。太傅索更聞，夫人云：「恐傷盛德。」劉辰翁云：此妬耳。按

謝太傅劉夫人，性忌不令公有別房。公既深好聲樂，後遂頗欲立妓妾。兄子外生輩微達此旨，其間訊劉夫人，因方便稱關雎，螽斯有「不忌」之德。夫人知以諷已，乃問誰撰此詩，云是周公。夫人曰：「周公是男子相為耳。」若使周姥撰詩，當無此言。

王右軍郝夫人謂二弟司空中郎曰司空惜也

日曇字重熙鑒少子性韻方質和正沈簡王家

累遷丹陽尹北中郎將徐兗二州刺史見二謝傾筐倒屣二謝安萬見汝輩來平平爾汝可

無煩復往

韓康伯母隱古几毀壞卞鞠見儿惡欲易之答

曰我若不隱此汝何以得見古物

桓車騎不好著新衣浴後婦故送新衣與桓氏

冲娶耶那王恬女字女宗車騎大怒催使持去婦更持還傳

語云衣不經新何由而故桓公大笑著之



郗嘉賓喪婦兄弟欲迎妹還終不肯歸郗氏謙曰超娶

汝南周閔女名馬頭曰生縱不得與郗郎同室死寧不同

穴爲長壘

謝太傅寒雪日內集與兒女講論文義俄而雪

驟公欣然曰白雪紛紛何所似兒子胡兒曰撒

鹽空中差可擬兒女曰未若柳絮因風起公大

笑樂即公大兄無奕女左將軍王凝之妻也王氏

謙曰凝之字叔平右將軍羲之第二子也歷江

州刺史左將軍會稽內史晉安帝紀曰凝之事

五斗米道孫恩攻會稽凝之謂民吏曰不須備

防吾已請大道許遣鬼兵相助賊自破矣既不

設備遂為恩所害。夫人名道蘊，有文才。原本載謝既往，王氏大薄疑之，還意不悅。太傅慰釋之曰：王即逸少之子，人亦不惡。汝何以恨？答曰：一門叔父，則有阿大、中郎、羣從兄弟，則有封、胡、遏。末不意天壤之間，乃有王即。按原註：胡兒謝朗，小字安次，兄據之，長子。又註：封、胡、謝、韶，小字遏。末謝淵，小字又云：封謂朗，遏謂元。末謂韶，又云：一作胡，謂淵。如其矛盾，究亦何關文義耶？故宜省之，獨本文一條，大有語趣，似不必刪。

王江州夫人語謝遏曰：汝何以都不復進？夫人元之

姊為是塵務經心，天分有限。

王江州為孫恩所害，謝夫人嫠居，會稽太守劉柳聞其名，請與談義。夫人素聞劉名，亦不自阻。

乃簪髻素褥坐在帳中。劉東修整帶，造於別榻。夫人風韻高邁，叙致清雅，先及家事，慷慨流連。徐酬問，旨詞理無滯。劉退而歎曰：實頃所未見。瞻察言氣，使人心形俱服。夫人亦云：親從凋亡，始遇此士，聽其所問，殊開人心胸。

晉書曰：劉柳字叔惠，南陽

人。劉喬之曾孫，少登清宦，歷尚書左右僕射。時右丞傅迪好廣讀書而不解其義，柳唯讀老子而已。迪每輕之，柳云：卿讀書雖多而無所解，可謂書麓矣。時人重其言。

謝遏絕重其姊，張元常稱其妹，欲以敵之。有濟尼者，並遊張謝二家，人問其優劣，答曰：王夫人

十言不  
卷一五  
三  
神情散朗故有林下風氣顧家婦清心玉映自

是閨房之秀

王尚書惠嘗看王右軍夫人問眼耳未覺惡不

婦人集載謝表曰妾年九十孤骸獨存願蒙哀矜賜其鞠養答曰髮白齒落

屬乎形骸至於眼耳關於神明那可便與人隔

韓康伯母殷隨孫繪之之衡陽韓氏譜曰繪之字季倫父康伯

太常卿繪之仕至衡陽太守於闔廬洲中途桓南郡卞鞠是

其外孫時來問訊謂鞠曰我不死見此豎二世

作賊在衡陽數年繪之遇桓景真之難也續晉陽秋



曰桓亮字景真大司馬溫之孫父濟給事中叔  
父元篡逆見誅亮聚衆於長沙自號湘州刺史  
殺太宰甄恭衡陽前太守韓繪之殷撫屍哭曰  
等十餘人爲劉毅軍人郭珍斬之汝父昔罷豫章徵書朝至夕發汝去郡邑數年  
爲物不得動遂及於難夫復何言

宋明帝嘗於宮內大集羸婦人以爲歡笑明恭  
后獨以扇障面帝曰外舍家寒乞今其爲笑樂  
何獨不視后曰爲樂之事其方自多豈有姑姊  
妹集聚而羸婦人形體以此爲樂外舍之爲歡  
適與此不同帝怒遣后令起后兄景文語人曰

后在家為僂弱婦人不知今段遂能剛正如此

宋書曰明恭王皇后諱貞風聊邪王僧朗之女元嘉五年拜淮陽王妃太宗即位立為皇后

劉孝綽三妹嫁瑯琊王叔英吳郡張曠南史曰曠字四

山吳郡人張稷子也方雅有志操能清言為湘東王長史東海徐悱徐悱字

敬業東海剡人徐勉子也幼並有文才徐妻尤

聰敏能屬文仕至晉安內史

為清拔孝綽傳曰悱妻所謂劉三娘者也悱卒

妻為祭文辭甚悽愴勉本欲為哀文既

觀此文於

是閣筆

肅宗宴於宮中時有蕃將阿布思伏法其妻配

掖庭因隸樂工是日為假官之長宮中女優有弄假官戲其

線衣乘簡者。上及侍宴者笑樂。政和公主獨俛  
謂之叅軍椿。

首不視。上問其故。公主曰。禁中侍女不少。何必

須得此人。使阿布思真逆人。其妻亦同刑人。不

合迫至尊之座。果冤邪。豈忍使其妻與羣優雜

處。為笑謔之具。妾深以為不可。上亦憫惻。為之

罷戲。趙璘因話錄曰。政和公  
主。肅宗第三女。降柳潭。

元相得罪。唐書曰。元載。鳳翔岐山人。唐詩紀事  
曰。載。羈旅到京。屢陳時務。深符上旨。

擢拜中書。以夫人王氏韞秀。少有識量。節槩頗  
貪恠伏法。

聞掖庭。代宗欲令入宮。備彤管箴規之任。王歎

曰王家十三娘二十年太原節度使女十六年

宰相妻誰能書得長信昭陽之事得罪亦幸矣

堅不從命范攄雲溪友議曰韞秀王縉相公之

女右丞維之姪初王公鎮北京以韞

秀嫁元載久而見輕韞秀謂元曰何不增學所

有奩幌資裝盡為紙墨之費元到京屢陳時務

深契上旨肅宗擢拜中書按通鑑及劉昫唐書

載妻王忠嗣女且王縉與載同時作相史言縉

卑體附之故縉終以載得罪不應翁婿同時俱

在政府又不應婦翁卑體於女婿則載妻為忠

嗣女無疑而雲溪友議與杜陽雜編以為韞秀

縉女也夫范攄蘇鶚皆唐時人其所載唐事尚

相抵牾如此乃知野

史所書固多謬妄也

中和間時溥既平黃巢獻俘於朝

唐書曰時溥彭城人黃巢



據長安。詔徵天下兵進討。武寧節度使支詳遣溥赴難。及巢攻陳州。溥出師討之。戰屢捷。巢之敗也。其將尚讓以數千人降溥。

并巢姬妾百數。僖宗御大元樓受之。宣問姬妾收等皆勲貴子女。世受國恩。何爲從賊。其居首日。狂賊凶逆。國家以百萬之衆失守宗祧。播遷巴蜀。今陛下以不能拒賊責一女子。置公卿將相於何地乎。僖宗不復問。皆戮於市。人爭與之酒。衆皆悲慟昏醉。居首者獨不飲。不泣。至於就刑。神色肅然。

唐書曰。黃巢。曹州冤句人。初依尚君

長爲亂。踰五嶺。犯湖湘江。浙攻陷京師。僭號大齊。

宋太祖將北征京師誼言軍中欲立點檢為天子太祖告家人曰外間詢詢如此將若之何太祖姊方在厨引麪杖擊太祖逐之曰丈夫臨大事可否當自決胸懷乃來家間恐怖婦女何為

邪太祖默然而出

何氏云太祖姊即魏國長公主公主太祖女也不應以杖

擊父按宋公主傳秦國大長公主太祖同母姊也有姊一人未笄而大追封陳國長公主豈即此乎王世懋云此大可笑顧惇量按世說語林並非正史但詞義可觀節取之而已古人相傳原難臆度然欲以女當之讀書之鑿有是理乎王云可笑甚是

術解

天平

張平子作地動儀精銅以鑄其器圓徑八尺形似酒尊尊中有都柱旁行八道施關發機外有八龍首銜銅丸下設蟾蜍承之地或動則隨其方面一龍吐丸其機關巧制皆在尊中

范曄後漢書曰

張衡字平子南陽西鄂人祖堪蜀郡太守衡少善屬文後游太學遂通五經善機巧尤致思於天文陰陽歷算之學作渾天儀復造候風動地儀如有地動尊則振龍機發吐丸而蟾蜍銜之尋其方面乃知震之所在嘗一龍機發而地不動咸怪其無徵後數日驛至果地震隴西於是皆服其妙官太史令出為河間相徵拜尚書

蔡中郎在陳留鄰人名中郎飲比往酒已酣客

有彈琴於屏中。郎至，潛聽之，曰：以樂召我而有殺心，何也？遂反將命者告主人，以蔡君至門而去。中郎素為鄉邦所宗，主人自起追問其故。中郎具以告，莫不憮然。彈琴者曰：我見螳螂方向鳴蟬，蟬將去而未飛，螳螂為之一前一却，吾心聳然，惟恐螳螂之失蟬也。此豈為殺心而形於聲者乎？中郎笑曰：此足以當之矣。

范曄後漢書曰：吳人燒桐

以爨，邕聞火烈聲，知其良木，因裁為琴。果有美音，而尾猶焦。時人名焦尾琴。

蔡中郎告吳人曰：吾昔嘗經會稽高遷亭，見屋



椽竹東間第十六。可以爲笛。取用果有異聲。伏

長笛賦序云柯亭之觀以竹爲椽。邕取爲笛。奇聲獨絕。

蔡文姬年六歲時。父中郎於夜中鼓琴。弦絕。文

姬曰。第二弦中郎復故。斷一弦以問之。文姬言

是第四弦。並不差謬。中郎云。偶得之耳。文姬曰。

季札觀樂。知興亡之國。師曠吹律。識南風之不

競。由此觀之。何足不知。並見春秋傳。

管公明過清河時。適大旱。太守問何當有雨。公

明日。今夕當大雨。至日向暮。了無雲氣。衆人並

謹嗤公明言樹中已有少女微風陰鳥和鳴若

少女反風陰鳥亂翔其應至矣須臾雲氣四起

大雨傾注

蒲元性多奇思於斜谷口為諸葛武侯鑄刀三

于口自言漢水鈍弱不任淬用

水經注曰江水自漢以上至微

弱所謂發源濫觴者也

蜀江爽烈是謂大金之元精

水經注曰

蜀中錦工織錦濯之江流則錦至鮮明

命人於成都取江水蒲以

淬刀言雜涪水

涪水出廣魏涪縣西北

不可用取水者掉

言不雜蒲以刀畫水言雜八升取水者叩頭云

於涪津覆水。遂以涪水八升益之。又嘗以竹筒

納鐵珠滿中。舉刀斲之。應手虛落。因曰神刀。陶弘

景刀劍錄曰。蜀主劉備嘗令蒲元造刀五千口。

荀勗善解音聲。時論謂之闇解。遂調律呂。正雅

樂。每至正會。殿庭作樂。自調宮商。無不諧韻。阮

咸妙賞。時謂神解。每公會作樂。而心謂之不調。

既無一言直勗。意忌之。遂出阮為始平太守。後

有一田父耕於野。得周時玉尺。便是天下正尺。

荀試以校已所治鐘鼓金石絲竹。皆覺短一黍。

於是伏阮神識晉後畧曰鐘律之器自周之末

之至後漢末復隳矣魏氏使協律知音者杜夔

造之不能考之典禮徒依於時絲管之聲時之

尺寸而制之甚乖失禮度於是世祖命中書監

荀勗依典制定鐘律既鑄律管募求古器得周

時杜律數枚比之不差又諸郡舍倉庫或有造

時故鐘以律命之皆不叩而應聲響韻合又若

俱成晉諸公贊曰律成散騎侍郎阮咸謂勗所

造聲高高則悲夫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今

聲不合雅懼非德政中和之音必是古今尺有

長短所致然今鐘磬是魏時杜夔所造不與勗

律相應音聲舒雅而久不知夔所造時人為之

不足改易勗性自矜乃因事左遷咸為始平太

守而病卒後得地中古銅尺校度勗今尺短四

分方明咸果解音然無能正者干寶晉紀曰荀

勗始造正德大象之舞以魏杜夔所制律呂校

大樂本音不和後漢至魏尺長於古四分有餘



而夔據之。是以失韻。乃依周禮積粟以起慶量。以度古器。符於本銘。遂以爲式。用之郊廟。

荀勗嘗在晉武帝坐上。食筍進飯。謂在坐人曰。

此是勞薪炊也。坐者未之信。密遣問之。實用故

車脚。

人有相羊祜父墓後。應出受命君。祜惡其言。遂

握斷墓後以壞其勢。相者視之曰。猶應出折臂

三公。俄而祜墜馬折臂。位果至公。

幽明錄曰。祜有一子五六

歲。端明可喜。掘墓後。兒即亡。時爲襄陽都督。因盤馬落地。遂折臂。士林知者咸嘆其忠誠。

王武子善解馬性。嘗乘一馬。著連錢障泥。前有

水終日不肯渡。王云：此必是惜障泥，使人解去。

便徑渡。

語林曰：武子性愛馬，亦甚別之。故杜預道：王武子有馬癖，和長輿有錢癖，武帝

問杜預：卿有何癖？對曰：臣有左傳癖。

晉明帝解占塚宅，聞郭璞為人葬，帝微服往看。

因問主人：何以葬龍角？此法當滅族。主人曰：郭

云：此葬龍耳，不出三年當致天子。帝問為是出

天子邪？荅曰：非出天子，能致天子問耳。

青烏子相塚書

曰：葬龍之角，暴富貴，後當滅門。

郭景純過江，居於暨陽，墓去水不盈百步。時人

以爲近水景純曰將當爲陸

璞別傳曰璞少好經術明解卜筮永

嘉中海內將亂璞投簾歎曰黔黎將同異類矣便結親暱十餘家南渡江居於暨陽今沙

漲去墓數十里皆爲桑田其詩曰北阜烈烈巨

海混混壘壘三墳唯母與昆

王丞相令郭璞試作一卦卦成郭意色甚惡云

公有震厄王問有可消伏理不郭曰命駕西出

數里得一栢樹截斷如公長置牀上常寢處災

可消矣王從其語數日中果震栢粉碎子弟皆

稱慶

王隱晉書曰璞消災轉禍扶厄擇勝時人咸言京管不及

大將軍云君

乃復委罪於樹木

王大將軍嘗坐武昌釣臺聞行船打鼓嗟稱其

能俄而一槌小異王以扇柄撞几曰可恨時王

應侍側曰不然此是回颿槳使視之云船人入

夾口

世云敦善識鼓節則應識鼓又善於敦也

桓公有主簿善別酒有酒輒令先嘗好者謂青

州從事惡者謂平原督郵青州有齊郡平原有

鬲縣從事言到臍督郵言在鬲上任

殷中軍妙解經脉中年都廢有常所給使忽叩



頭流血。浩問其故。云有死事。終不可說。詰問良久。乃云。小人母年垂百歲。抱疾來久。若蒙官一脈。便有活理。訖就屠戮。無恨。浩感其至性。遂令昇來。爲診脈處方。始服一劑。湯便愈。於是悉焚經方。

樂人王令言。妙解音律。大業末。煬帝將幸江都。令言子當從。忽於戶外彈胡琵琶。作翻調。安公子曲。令言時臥室中。聞之大驚。蹶然而起。曰。變。變。急呼其子。問曰。此曲與自早晚。其子言。頃來

有之。令言歛歔流涕。謂其子曰：汝慎無從行。帝

必不返。子問其故。令言曰：此曲宮聲。往而不返

宮者，君也。吾是以知之。帝果於江都遇害。大業拾遺

記曰：大業二十年，煬帝將幸江都，命越王侑留守東都。宮女半不隨，駕爭泣留。帝言：遼東小國

不足煩大駕。帝意不回，因戲飛白題二十十字。賜

守宮女云：我夢江都好，征遼亦偶然。但存顏色

在離別，只今年車駕遂行。迷樓記曰：帝將再幸

江都，有迷樓宮人抗聲夜歌云：河南楊柳謝河

北，李花榮，楊花飛去，落何處？李花結子自然成。

帝召宮女問汝自爲之邪？曰：道塗兒，童都唱此

歌。帝默然曰：天啓之也。因索酒自歌曰：宮木陰

濃，燕子飛，興亡自古漫成悲。他日迷樓更好景

宮中吐艷戀紅輝，後唐帝提兵入京，見迷樓

曰：此皆民膏血所爲，命焚之，經月火不滅。

趙邪利善鼓琴嘗云吳聲清宛若長江廣流綿

綿徐逝國士之風蜀聲躁急若激浪奔雷亦一

時俊決樂纂曰越師字邪利天水人以琴道見重海內帝王賢貴靡不欽風舊錯謬十

五弄皆削凡歸雅述胡笳五弄譜弟子達者數人並當代翹楚卒於貞觀十年

李龜年楊太真外傳曰上選梨園弟子中尤者得樂十六色李龜年以歌擅一代之名

嘗至岐王宅唐書曰惠文太子範睿宗第四子封岐王好學工書雅愛文章之士

又多聚書畫古蹟為時所稱聞琴曰此秦聲良久又曰此楚

聲主人入問之則前彈者隴西沈妍後彈者揚

州薛滿

世兌甫

卷十五

五五茂清書室

太常缺黃鐘鑄不能成李嗣真居崇業里疑土

中有之弗得其所道逢一車鐸聲甚厲嗣真曰

宮聲也市以歸振於空地若有應者掘之得鐘

眾樂遂和

劉昫唐書曰李嗣真滑州匡城人博學曉音律兼善陰陽推筭之術永昌

中拜御史中丞為來俊臣所陷配流嶺南

李贇皇作相曰有親知奉使京口贇皇曰金山

泉揚子江中冷水

張又新水記載陸羽品第天下二十水揚子江南零水第

七各置一壺其人舉棹醉而忘之至石頭城方

憶乃汲一瓶歸獻李飲之曰江南水味大異頃



歲此頗似建業石頭城下水其人謝過不敢隱  
唐書曰李德裕字又饒趙郡人祖栖筠御史大夫父吉甫元和初宰相德裕幼有壯志苦心力學年纔及冠志業大成貞元中以兵部尚書平章事封贊皇伯後爲朋黨所搆貶崖州司戶

